

RESTART DAY

RESTART DAY

重啟日

羅鈞遠





RESTART DAY DAY

重啟日

羅鈞遠 著

目錄

10	9	8	7	6	5	4	3	2	1
啟示之門	上帝演算法	金融核爆	信息即自由	新世界宣言	網絡王朝	閃電決勝	吞併法則	收購爭霸戰	赫耳墨斯計劃
.....									
148	134	121	100	81	67	55	38	20	4

22	末日與永恆	396
21	毀天滅地的愛	355
20	新世界倒數	329
19	寒冬的序幕	301
18	帝國的墜落	283
17	引爆點	261
16	黑金風暴	242
15	跌宕的愛	228
14	深層政府	212
13	重啟日	199
12	黑洞盡頭	181
11	南美黑洞	162

1 赫耳墨斯計劃

人類一旦試圖預測未來，便如在水面投石，漣漪四散，改變了原本的平靜。預測成為了行動的種子，而行動摧毀了預測。

但未來亦如河流，可以被引導。只要將人心的潮汐匯聚於一處，方向便成了命運。所有人隨所有人，步伐交織，最終走向同一個終點。

一群不世之才試圖掌控未來，他們既是撼動歷史的巨人，也是被歷史洪流捲走的凡人。

二〇〇九年十月五日，美國銀行業協會將會於當日中午公佈信貸違約數據。

當日清晨的華爾街依舊燈火通明，交易員們在屏幕前緊張地等待着開市的鐘聲。幾家全球頂尖的投資銀行已經提前收到了一份機密的經濟數據——這數據無疑是一顆炸彈，足以引發市場再次全面下跌。

會議室內，幾位高層冷冷地交換着眼神。他們早已制定好計劃：在市場開市前盡快散貨，將風險轉嫁給毫不知情的散戶。

「我們只需要在開市頭三十分鐘內完成交易，然後靜觀市場崩盤。」

當開市鐘聲響起的那一刻，異常情況發生了。

「我們的交易系統怎麼不響應了？」

「價格數據卡住了！無法出貨！」

「所有算法都被鎖死了！」

全球幾十家頂尖機構的交易系統同時癱瘓，交易員們目瞪口呆地看着屏幕上停滯不動的數據流。他們的算法無法下單，交易平台完全失去控制，整個市場陷入了一片混亂。

而與此同時，散戶們卻驚喜地發現，他們的交易應用依然可以正常運行。不僅如此，那些平日壓制散戶的高頻交易程式，似乎徹底消失了。

短短幾分鐘內，社交媒體上爆炸般地傳播着一條消息：

「機構被鎖死了！現在是散戶的機會！」

散戶們蜂擁而至，開始瘋狂地平倉、買入、賣出。市場的主導權第一次完全掌握在了普通投資者的手中。那些曾經被電腦程式壓榨的股票價格，開始以毫無章法的方式波動。散戶們趁着機構癱瘓的六小時，成功奪回了數十億美元的資金，而那些曾經不可一世的金融巨頭，則因損失慘重而陷入危機。

第二天清晨，紐約證券交易所附近的銅牛雕像吸引了清潔工的注意。他們在銅牛的頸部發現了一塊鑲嵌的金屬薄片，薄片上刻着一行文字：

「你們將金幣鑄成鎖鏈，卻不知審判已編入上帝的操作系統。」

陶土薄片的邊緣刻有一個納米級的二維碼。當有人用手機掃描這個二維碼時，頁面跳轉到了一篇來自十二世紀的古老佈道詞——由法國沙爾特主教所寫，題為《對貴族的訓誡》。

這場癱瘓事件迅速引發了全球範圍的調查。各大機構動用了最頂尖的網絡安全專家，但卻無法追蹤到任何黑客的痕跡。唯一的線索，便是那塊神秘的陶土薄片。

「世界已經分崩離析，迷途者在自造的煉獄中翻滾。有生命的人，心中必定有上帝。」——上帝會在社交網站的第一道禱告

這條禱告文迅速被網友瘋傳，「上帝會」的名字在各大論壇中廣為人知。傳聞四起，很多人都相信散戶平倉事件和銅牛雕像訓誡都是上帝會的傑作。在經濟動盪與社會不安中，這種「新興宗教」吸引了不少信徒和好奇者。一群「迷途者」開始追隨上帝會，希望找到人生的救贖或答案。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寒風席捲紐約郊外，天空中飄着細雪，山路上一排排的車隊緩緩駛向山的盡頭，最終停在一座古典風格的私人莊園門前。外頭陰冷，莊園裏卻燈火通明，一輛輛名貴房車井然有序地排列，車燈在濕潤的石板路面投射出交錯光影。

這裏極少舉辦公開活動，但今夜卻雲集了美國金融界幾乎所有的權力核心。有人隔着車窗低聲感嘆：「麥主席真有辦法，把這些大鱷都請到同一張桌上。」語氣中帶着又敬又畏的意味。

自從金融海嘯爆發已逾一年，美國政府透過二千五百億美元的注資，才勉強穩住搖搖欲墜的銀行體系。國會的調查與聽證會鬧得沸沸揚揚，卻在三個月前戲劇性地草草收場——對各大銀行高層的事起訴宣告撤銷。表面上，暴風雨似乎停歇，金融暗流卻並未平息。

莊園大廳輝煌寬敞，枝形水晶燈高懸於天花板，奢華而不失古典。大理石地板上泛着燈火倒影，一群衣着講究的投資人與銀行家在此聚首。外頭空氣冰冷，廳內酒香四溢。昂貴的紅酒與威士忌倒入水晶杯，猶如火焰一般點燃眾人的情緒。

「我們給的錢還不夠多嗎？怎麼那些無賴還能進國會？」一位花甲之年的投資巨頭不滿地咆哮。

「別忘了，那些議員是一群道德巨人、辦事侏儒！」另一人悶聲冷笑。

尖銳的對話在大廳裏此起彼落，氣氛逐漸升溫。這裏的每個人都年過六十，若有人因過度激動而心臟病發，對金融市場無疑是雪上加霜。

宴會中央的主位坐着麥伯倫——外界尊稱「麥主席」，是凱撒帝國投資銀行的掌門。坊間傳言，他足以撼動美國總統大選結果，也能決定整條華爾街的生死大權。

麥主席沉默地握着酒杯，微皺的眉心顯示他並未對眾人的憤怒感到意外。終於，他將酒杯輕輕擱下，望向四周，原本喧囂不休的大廳瞬間安靜。

「老朋友們，我懂你們的怒火。」他的嗓音低沉卻帶着無可抗拒的力量，「新聞媒體仍盯着我們不放，那群議員不過是一群小丑。真正危險的，是有些『小朋友』，正在不守規矩地蠶食我們的地盤。」

話音落下，大廳裏頓時鴉雀無聲。這些衣冠楚楚的巨頭們彼此交換眼色，卻沒有人願意當第一個發問的人——他們隱隱意識到，麥主席所謂的「小朋友」，或許不止外頭的新興勢力，也暗示了在場某些人私下的小動作。陰影裏暗潮湧湧，所有人都顧慮重重。

時間一晃，來到兩年後的二〇一一年。金融市場在巨浪翻湧之後，雖未完全復甦，但已漸漸回暖。就在此時，一家名為二〇的社交網站高調掛牌上市，頓時轟動科技界與金融界。

上市當日，交易所門前擠滿了記者與閒人。高樓外牆懸掛着二〇的巨大標誌，彷彿在宣告一個新時代的降臨。

台上，「D」主席嘉莉·費雪臉上帶着自信的微笑，身穿剪裁俐落的深色套裝，神情既優雅又堅定。她拿起麥克風，用沉穩的嗓音開場：

「社交網絡將重新定義人與人的關係，也重新定義經濟、政治與宗教的交匯。透過善意的互動，我們將建立一個更包容、更有智慧的世界。」

在場記者紛紛舉手發問，對這位風頭正盛的年輕企業家充滿好奇。嘉莉·費雪出生門閥世家，父親是大法官，嘉莉·費雪是哈佛肯尼迪政治學院的高材生，年僅二十六歲就出任中情局（CIA）法務部助理部長，仕途看似一片光明。

然而，一場反華爾街的示威改變了一切。那次活動中，嘉莉以私人身份參與，卻在公開場合嚴詞批評政府：「他們拯救了金融巨頭，卻讓平民破產！」她的言論瞬間引爆輿論。很快，她的背景被網絡曝光，成為眾矢之的。中情局內部高層對此極為不滿，抹黑與壓力接踵而至。

最終，嘉莉放棄公職，轉投當時僅有六名員工的「D」。外界認為她此舉是「自毀前程」，不料短短幾年後，「D」崛起成為市值數百億美元的社交網站巨頭。也正因如此，嘉莉·費雪再次站上鎂光燈焦點，被稱為「美國網絡界最耀眼的新星」。

一名記者高聲問道：「嘉莉，為甚麼當初要放棄政府職務？」

嘉莉·費雪微微一笑，神色篤定：「我看到了未來世界的方向。」

那天，麥主席在自己的辦公室裏沉默注視着電視轉播。畫面中，嘉莉·費雪的身影顯得意氣風發，眼前的這個女人正用行动證明，她並非政治鬧劇的犧牲者，而是能踩着風浪之勢再度崛起的強者。

一如在水面投石，漣漪已然四散，未來究竟要如何被「編織」，一切才剛開始。

「美國股票市場曾是全球的榜樣，但如今卻分崩離析……」

一次財經專訪中，麥主席神色凝重，話語間帶着隱隱的焦躁。自從高頻交易引發「閃崩」以來，華爾街陷入前所未有的動盪。一瞬之間，股票暴跌七百點又快速反彈。普通投資者望而生畏，市場上剩下程式交易機器互相廝殺。

對麥主席而言，金融巨頭之間原本脆弱的「平衡」岌岌可危，更糟的是，那些被他稱為「不守規矩的小朋友」的勢力正在崛起：新興社交網絡、電子支付，甚至宗教信仰，都可能被某些人整合成一股「無形的權力」。

美國共有十三個公開交易所，其中兩個屬於麥主席所有；再加上不對外透明的黑池市場，他實際掌控了七個交易所。這些交易所配備了當時最先進的高頻交易系統，理論上可令不同市場間的套利機會最大化。然而，速度成為決定一切的關鍵：當交易員看見市場訊號，準備輸入指令時，真正的利潤早已被程式系統截取。正因這些超高速運算機器，麥主席每年能從中獲利百億美元；可現在，他明顯感到這項優勢正被其他暗流逐步瓦解。

「華爾街食物鏈頂端的深海巨鯊，就像被丟進亞馬遜河中，成了一群食人魚的糧食。只要有足夠時間，巨鯊也會被啃成白骨。」——《金融資訊網》的一段評論，令麥主席十分不悅。

某個深夜，麥主席在位於曼哈頓頂樓的辦公室裏，正在沉思着如何提升系統。忽然，他的私人手機亮起短訊通知。

「想徹底解決高頻交易的痛苦？或許該跳出現有框架。知道『赫耳墨斯計劃』嗎？」——凱文。

看到這行字，麥主席眯起眼，腦中一陣翻騰。他曾聽說過「赫耳墨斯計劃」，那是俄羅斯曾試圖把交易運算系統搬上太空站的狂想，最終因政治內鬥而胎死腹中。凱文為何提起陳年構想？對方與「赫耳墨斯」又有何關聯？

凱文是科技界一位傳奇商人，在電腦事業如日中天之際，他卻毅然放下一切，選擇消失在人們的視線中，神秘地失蹤了一整年。此時的凱文已經成立了星際探索公司，成為航天科技商人。

沒有回覆。麥主席只是在心裏默默記下「凱文」這個名字，然後吩咐情報人員盡速調查線索。雖然他不知道對方究竟想做甚麼，但本能告訴他，這很可能是下一場關乎全球金融秩序的博弈開端。

屏幕的另一邊，凱文凝望着屏幕等待麥主席的回應。他帶着驚人的計劃悄然逼近，他要告訴世人：未來，並非一條順流而下的河，而是一張足以籠罩整個世界的網。

金融海嘯雖逐漸遠去，然而在各國市場裏留下的裂痕和不滿仍深埋地底；網絡世界的不安因子也悄悄發酵。

不久之後，麥主席與凱文終於在一間隱密的高級會所碰面。外頭燈火通明，但雅緻的包廂門一關，隔絕了所有喧囂。麥伯倫開門見山：「你應該很清楚我找你的目的。我們急需提升交易系統效能。你投資航天科技的行動我很佩服，但我無意討論太空站的收購計劃。如果這次會面脫離了我的議題，就不用浪費彼此時間。」

坐在對面的凱文微微一笑，似乎並未被麥主席的強勢態度嚇倒：「彼此都很忙，自然不該在不切實際的話題上糾纏。但請恕我直言，就算你們將主機的運算速度再提升幾倍，也只能贏得短暫優勢。

速度不是長期統治的關鍵，要真正掌控金融權力，就必須跳出現有框架。」

麥主席聞言眉頭微皺：「三年前，我就提醒過我的交易員：光靠速度，終究會被更快的對手追上。可現實是，毫秒之差已讓我們吃足苦頭。」

「我了解。但你們的根本優勢其實不是速度，而是資本與客戶——例如國家主權基金、社保基金等，擁有龐大金流和信任門檻。只要你肯聽我說，我能讓你主宰一個前所未有的『帝國』，一個無需懼怕政權與傳統監管的網絡帝國。」

麥主席端起桌上的咖啡，神色不動：「若真有如此能耐，我就聽你說下去。」

「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在不同貨幣間交易各式商品，既不承擔額外風險，又能消除操作中的低效率？答案是打造一個龐大的交易平台，配合海量數據儲存與高速運算，讓參與者資訊協同達到極致。平台匯聚的數據越多，價值越大，同時能消除跨平台的無效率。」凱文語速不快，卻字字鑿在麥伯倫心裏。「只是，最大的阻力來自政治。」

麥主席冷笑：「政府從來都不會甘心失去控制。一旦把交易權杖交給企業家，國家權力勢必被削弱，這對某些人來說不可忍受。」

凱文贊同地點頭，語調沉穩：「所以，若想擁有真正獨立的全球市場，就不能只在某個國家體制內建造——而要脫離地面。或者更準確地說，建立一個不受實體世界干預的帝國，完全運行於雲端與太空之上。」

「科幻小說裏的橋段？」麥主席嗤之以鼻，「政府有的是辦法干預。例如要求電訊商斷網，你的系統依舊難以生存。你想清楚沒有？」

凱文沒有被激怒，反而笑意更深：「我當然考慮過。這就涉及到『赫耳墨斯太空站』的構想。幾年前俄羅斯曾想把證券市場搬上太空，以衛星連接全球。但他們死在內部權鬥，技術卻並未真正失效。如果我們利用低軌衛星實現全球互聯網接入，運算核心放在太空——就等於不在任何國家註冊，我們不用理會他們的監管與制裁。」

麥主席仍顯懷疑：「完全不受干預，聽起來過於樂觀。」

「當你擁有十幾億用戶，誰敢和這群人為敵？」凱文一字一句地解釋，「我們不必和任何政府對抗。再說，你在美國政界人脈深厚，必要時可以周旋。就算有人提起集體訴訟又如何？我們的運營實體設在離岸地區，法律管轄力也極其有限。」

麥主席敲了敲桌面，若有所思：「就算技術上可行，建這樣的系統至少得四五年，這期間商業風險與政治阻力都很可怕。更何況，十幾億用戶，你打算去哪裏找？」

凱文聞言輕笑，早已有備：「從零開始固然不容易，但你可以用財力併購既有的社交網站、網購平台與支付系統——像i.D.、亞歷山大、e-Money等一併納入。用戶量一夕之間爆炸式增長。待收購完成，我們的系統也能同步建成。外界只會看到一連串商業併購，不會察覺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網絡帝國革命』。」

麥主席陷入長久的沉默。他望向凱文，對方眼底閃着一抹令人難以捉摸的光。片刻後，麥主席站起身，轉身走到牆邊的酒櫃前，取出一瓶陳年威士忌：「要來一杯嗎？」

在注酒的細微聲響裏，兩人的目光交纏，彷彿都在衡量：究竟誰才是真正的獵人，誰又是那隻輕忽大意的巨鯊。

金融海嘯的陰影方才散去，大地之下卻暗伏龐大的野心和力量。面對混沌的未來，麥主席感到不可捉摸，凱文提出的「跳脫地面、打造網絡帝國」構想，麥主席既躍躍欲試，也隱隱感到一股難以名狀的危機——這會不會是引爆一切的火藥？

未來，如同水面漣漪，因投石而改變的軌跡，正逐漸形成一張遍佈全球的網。

就在麥主席與凱文會面前，網絡發生一次大型攻擊事件。事源一名情報人員在暗網上公開美國政府大規模監聽計劃，引爆全國矚目。幾乎在同一時間，一個名為「影武者」的黑客組織號召網友「癱瘓政府網絡」。這場行動迅速蔓延，眾多黑客組織蜂擁而至，他們不只鎖定政府機構，也對多家金融企業發起大規模攻擊。整個網絡世界彷彿捲入了一場混亂的數位戰役。

隸屬凱撒帝國集團的兩家交易所首當其衝——連續的分散式阻斷服務（DDoS）攻勢讓系統幾近癱瘓。原本負責維護網安的外判公司木星保安，竟拿不出有效對策。而在「影武者」持續蔓延的攻勢下，事態迅速惡化。國家安全局（NSA）、聯邦調查局（FBI）與中央情報局（CIA）皆介入調查，懷疑背後可能有跨國或他國勢力支援。

麥主席素來對網絡安全不太上心。但這次事態之嚴重，逼得他不得不親自乘專機前往數據中心視察。陪同他的，還有凱撒帝國首席資訊顧問戈登，以及一名地位並不高的年輕程序員：馬克。

數據中心技術人員疲於奔命地嘗試阻擋海量惡意流量。木星保安的主管一臉凝重，卻默不作聲，顯然也束手無策。麥伯倫看在眼裏，神情越發冷峻。

站在後方的馬克觀察片刻，然後走向操作台：「黑客利用合法連接的方式發起攻擊，流量在防火牆攔截之前就已進入系統。若不及時引流，路由器會因負荷爆錶而徹底崩潰。我建議把受攻擊電腦的通信先導向假的網址，並過濾掉有害數據流，以丟棄惡意封包。」

語畢，戈登掃視四周：「如果還沒人有更好的方法，就照馬克說的做。」

木星保安公司主席漢斯只能默默點頭。這個決定，成為他最後一次出現在凱撒帝國的數據中心。三天後，他與整個木星保安公司即被集團解約，麥主席毫不猶豫地換掉了這年年費五千萬美元的外包團隊。

馬克只花了十八個小時，就穩住了這場前所未有的黑客危機。這個年薪僅四萬美元的「低階程式員」，神乎其技的表現讓麥主席感到相當震撼，也讓他第一次正視「網絡世界」的不確定性。

「華爾街的規則我懂，但在資訊科技界，似乎有另一套完全不同的生存邏輯。」麥伯倫在離開數據中心時，語帶感慨。

戈登聳了聳肩：「馬克是個天才，卻沒有電腦相關學歷；而且他是精神康復中心推薦的員工，需要定期見康復主任。他不太適合團隊工作。」

「三十人的保安公司都搞不定的問題，他一個人能搞定，還需要甚麼團隊？」麥伯倫冷哼，卻又透着興奮。這樣的人才，若用得好，能在日漸可怕的網絡世界裏大放異彩。

晚宴交鋒：麥主席與馬克

次日，為表感謝，麥主席破天荒地邀請馬克同乘專機返回紐約，並在一家高級餐廳共進晚餐。

「聽說你只花十八個小時就阻止了黑客攻勢？」麥伯倫輕啜紅酒，故作不經意地開口，「那些防火牆規則、逆向分析甚麼的，我可聽不懂，我是個電腦白痴。」

馬克原本想解釋兩句，但話到嘴邊又咽下，忍不住脫口：「我還沒聽過白痴會知道自己是白痴。」

麥伯倫先是一愣，接着哈哈大笑：「你是第一個讓我覺得自己像白痴的人。沒關係，我就喜歡直話直說的人。」

馬克一時尷尬：「對不起，我失言了。」

「不用道歉。」麥主席擺手，「事實上，華爾街也不乏高傲之徒，但像你這樣的天才，我見得不多。」

麥主席對馬克的興趣遠超過一個臨危受命的技術員。

在麥主席與凱文會面後，麥主席迫不及待傳喚馬克過來，把一份厚達八十多頁的「網絡帝國計劃書」，遞給馬克過目。

馬克翻閱速度極快，不到二十分鐘就看完，然後陷入深思。

「怎麼樣？」麥主席忍不住開口，「可行嗎？有甚麼致命缺陷？」

馬克沉吟半晌，語氣平靜：「若真的把數十億節點整合到一個全球網絡計算架構，勢必改變人類對『存在』的定義。這計劃能讓世界上絕大部分的經濟、資訊與生活方式被度量、記錄、歸檔。從技

術角度說，是可行的。但問題在於，它會提高進入門檻，長遠看，可能使互聯網被少數人壟斷。」

麥主席微微皺眉：「假如我是系統的主人，需要擔心甚麼？」

馬克淡淡一笑：「你會花掉非常多錢，而且把自己推向更高風險的漩渦。但從交易的角度，你也會掌握前所未有的權力。」

麥主席哈哈一笑：「我不怕花錢，只要最終物有所值。我想聽聽你的價值觀，或者說，你有沒有自己的座右銘？」

馬克搖頭：「座右銘？我從未想過這問題。」

「我的座右銘很簡單：世間任何事物都可以交易。」麥主席眼裏閃過幾分霸氣。

馬克接話：「那我的價值觀是：世間萬物都能被破解。」

兩人微笑對視，房間裏氣氛忽然變得詭異而帶有火花。既是對立，也像找到惺惺相惜的默契。

不久後，網絡帝國計劃正式啟動，並被分成兩部分：麥主席負責收購L.D.、亞歷山大、e-Money等三家巨頭企業；凱文則致力於打造太空端的網絡系統，成立一間名為「冥王星」的新公司，註冊於開曼群島，以掩飾龐大計劃的真實意圖。

麥主席豪擲一百五十億美元，持股百分之五十五，凱文則佔百分之三十五，雙方共掌決策權。為降低風險，麥伯倫在董事局裏安插兩名親信，以確保整個計劃在他的掌控範圍內。

當凱文收到最後版本的合約計劃書時，他愕然發現辦公室裏站滿顧問與律師團。

「陣仗可真夠大。」他翻了幾頁文件，毫不猶豫簽下。

「不再仔細看看？」麥伯倫故意問道。

凱文聳肩：「我只關心未來，商業細節不重要。」

這份自信與無所謂，再度引起麥主席的警惕：「這人究竟打的是甚麼主意？」

網絡世界的浪潮不斷翻湧，凱文和麥主席的「帝國計劃」也已悄然定調。這場龐大的整合工程是否真的能顛覆既有秩序，抑或最終引爆更可怕的災難？正如馬克所言，凡事皆可破解，也許「帝國」同樣暗藏裂縫——而那些裂縫，正通往更深的黑暗與秘密。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蘇聯總統宣佈辭職，次日蘇維埃通過決議，宣告蘇聯正式解體。俄羅斯隨即獨立，繼承了蘇聯的大部分軍備武器和太空裝備。獨立後的俄羅斯，在軍工與航太科技領域依然位居世界前列。然而，與其軍事實力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俄羅斯經濟的崩潰。

二〇〇〇年，伊凡羅夫剛上台，整個俄羅斯像一個垂死的病人，金融寡頭像寄生蟲爬滿國家動脈。伊凡羅夫需要一個乾淨的臉孔來掩蓋他的鐵腕計劃。西卡諾夫，受過西方教育，說得一口流利英語，對金融改革頭頭是道。伊凡羅夫把他扶上總理兼財政部長的位置，讓他去對付莫斯科銀行這頭盤踞多年的金融寡頭。

「我們必須徹底清理莫斯科銀行的毒瘤，讓外資重新信任俄羅斯。」伊凡羅夫在克里姆林宮的走廊裏低聲對西卡諾夫說。緊接着，他不動聲色地握住西卡諾夫的手臂：「你知道我需要你。倘若我們能

一起推動改革，不只金融秩序會重回正軌，俄羅斯也能向全世界證明：過去那個一塌糊塗的時代要告終。」

西卡諾夫當場眼中閃過激動的光芒。他對自己野心勃勃的計劃胸有成竹，伊凡羅夫則以總統的地位頂住了重重政治阻力。兩人一拍即合，彷彿看見一個新生、強大的俄羅斯就在眼前。

西卡諾夫提出了一個大膽而革命性的構想：將證券市場搬上太空站。這個被命名為「赫耳墨斯計劃」的項目，最初被視為天方夜譚。然而，當計劃書送到總統伊凡羅夫手中時，他卻認為這是一個可行且具有象徵意義的計劃，並批准了項目進行。

根據赫耳墨斯計劃，交易運算系統將被安裝在俄羅斯的太空站內，通過同步通信衛星傳輸資訊。衛星需保持與地球相對位置不變，並在地面建立多個衛星基站，與現有的固網電話站聯結。用戶只需通過固網電話輸入指令，即可完成股票交易。這一構想，正是後來華爾街電子交易系統的雛形。

隨着莫斯科銀行被分拆，寡頭勢力重整，政壇風向也漸漸偏向伊凡羅夫。他曾經的笑容與讚許，如今在克里姆林宮長廊裏變得稀少而冷淡。當西卡諾夫匆匆遞上一份「赫耳墨斯計劃」進度報告時，伊凡羅夫僅淡淡瞥了一眼，便將文件扔在桌上：「計劃延後，資金要轉給能源部。」那一瞬間，西卡諾夫明白，他已經被放在了門外。

曾經他們一起謀劃未來，現在卻像站在懸崖兩端。伊凡羅夫手下新任命的幕僚，甚至直言「太空計劃不過是個笑話」。西卡諾夫孤立無援，只有在辦公室裏對着一疊疊被削減預算的檔案發呆。他終於明白，伊凡羅夫早已不需要這個昂貴的「改革標誌」。當聽說自己將被撤職的消息時，西卡諾夫神情木然：政治的冷酷，是這樣翻臉無情。

二〇〇九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風暴席捲全球，俄羅斯也未能倖免。盧布匯率暴跌，石油價格下滑，外資撤離，俄羅斯的金融市場陷入空前的混亂。克里姆林宮裏，氣氛凝重得像末日。伊凡羅夫召開緊急會議，面對國庫快速蒸發的數字，他沉默半晌，冷冷吐出一句：「我們還剩甚麼能賣？」

答案不多。油田早已抵押，黃金難以變現，真正還能開出高價的，只剩一個——早已被遺忘在軌道上的赫耳墨斯太空站。

此時，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一個名字再次出現在各大媒體版面——凱文。

他曾是矽谷神話，在科技巔峰時突然退場，神秘消失整整一年。再出現時，他已搖身成為星際探索公司的創辦人，他以低價買入俄羅斯的液氧煤油火箭，接下NASA十五億美元的國際太空站貨運合約。他頻繁出入莫斯科與休士頓之間。俄國人對這個神出鬼沒的美國人並不陌生。

當赫耳墨斯太空站的出售消息悄悄傳到他耳中，他做了簡單估算：若能拆解太空站的模組零件出售，或許能撈點利潤。他冷靜地報出價格——六億美元。

但俄羅斯開出了天價：四十五億，而且只能整體出售。談判桌上，雙方話不投機，最終不歡而散。但三年後，一切逆轉。凱文再度現身，這次他的語氣充滿激情。他不再嘲諷赫耳墨斯，反而四處遊說、推銷它的潛能。他公開表示，那座「被遺棄的太空廢墟」，其實是未來通訊與數位金融的新聖地。沒有人知道他為何改變，只知道曾被全世界遺忘的赫耳墨斯，如今，又開始發光。

2 收購爭霸戰

「你可真敢想啊，老朋友。」在紐約太平洋投行辦公室的頂樓休息室裏，莫利奇將手中文件往桌上一擲，語氣裏帶着一絲戲謔，「同時併購 e-Money、亞歷山大、I.D.，這等瘋狂計劃，也只有你麥主席才搞得出來。」

麥主席此刻正悠閒地品着咖啡：「怎麼，不行嗎？你莫利奇在華爾街以收購大師聞名，要是你都說不行，那我就得另請高明了。」

莫利奇聞言，發出一聲短促笑音：「不好意思，我可沒打算推掉這筆大生意。只是想提醒你，這幾家公司的背景與股權結構，可不是有錢就能買下來的。」

他翻開桌上的投資評估報告，嘴角牽起：「先說 e-Money。自二〇〇八年上市以來，市值從五十億美元飆到二十億美元，如今雖因市場競爭與負面消息而股價動盪不安，但它手裏的支付系統資產極具價值。新任主席貝克是一個庸才。這算容易下手。」

麥伯倫微微頷首，卻沒有多言。莫利奇再度瞥向報告，神情凝重了幾分：「亞歷山大就難多了。市值從上市之初的七千五百萬美元，一路躍升到四千八百億美元，全美最大的網購平台，背後是那個隻手遮天的主席——蓋特納（Geithner）。他本人持股百分之二十五，另外三家基金公司與他結成同盟，掌握逾百分之五十二股權，關係牢不可破。只要亞歷山大保持高增長，那幾家基金就不會背叛。假如我們想惡意收購，一旦蓋特納和三家基金聯手抵制，沒人能撼動。」

麥伯倫將咖啡杯放下，交疊手指：「再穩固的同盟，也有鬆動的時候。」

「話是沒錯，但……」莫利奇收回目光，聳了聳肩，「從過去的案例看，蓋特納行事雷厲風行，財務與法律團隊都不好對付。而且他收購無人機運輸公司 SoL Jo，擴張倉儲自動化領域，很能安撫股東的胃口。想分化他背後的基金可不容易。」

「你是行家，我相信你有方法。」麥伯倫不疾不徐地回道。

莫利奇微微撇唇，繼續翻到最後一頁：「接下來是二D。二〇〇九年上市，市值只有十七億美元；短短幾年飆到七千三百二十億美元。專家預測，再過不久就能突破一兆，成為科技界的絕對霸主。你該知道，二D與那個女人——嘉莉·費雪——可不好惹。這家公司從社交網絡做到人工智能，政治背景又深，華爾街幾乎都認定：二D不可能被收購。」

「連你都說不可能，真稀奇。」麥伯倫故意露出輕視的笑容。

「嘿，我是現實主義者。」莫利奇攤了攤手，「二D現在的估值之高，加上管理層和內部員工持股相當分散，董事會對嘉莉·費雪又是狂熱擁護。如果你想收購，需要史無前例的資本與手腕，還要能搞定一切政治、法律、輿論風險……恐怕世界上沒幾個人有本事。」

麥伯倫並未正面回覆，僅在嘴邊泛起一抹神秘笑意：「關於二D，我倒有另外的高人相助。」

「高人？誰？」莫利奇挑了下眉，但麥伯倫不作答，只是拿起桌邊的筆，在紙上輕輕寫下幾個字，然後又毫不猶豫地劃去。

莫利奇明白：「呵……金融市場又再翻天覆地了！早點通知我做空股市。」

「放心，適當的時候，我自然會告訴你。現在，我只想知道，你肯不肯幫我？」麥伯倫語氣轉向正式。

莫利奇微微一笑：「你一手提攜了我，讓我在華爾街有今天的地位。你說吧，怎麼做，我就怎麼做。只要你能付得起我那份酬勞，我就把e-Money和亞歷山大雙手奉上。」

「一言為定。」麥伯倫輕聲應道，兩人的目光交錯，彷彿已然敲定一份近乎不可能的收購戰。

在中國，一家公司如同強悍的征服者般崛起，名為成吉思汗。這個名字本身便帶着一種不可一世的氣勢，彷彿昭示着它的使命：征服，統治，無所不在。

在短短五年內，成吉思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擊敗了強勁對手，成為中國網購市場的霸主。這家公司就像它的名字一樣，帶着一種野蠻但又高效的力量，吞噬着對手的市場份額，讓所有競爭者聞風喪膽。

今天，成吉思汗將目光投向了更大的戰場——美國。主席蔣萬里站在公司的總部大廳，對着他的高管們說：「我們是草原上的狼，我們的祖先曾經征服歐亞大陸。今天，我們要征服美國的市場。」會議室內眾人都振臂高呼，士氣高昂。

美國西雅圖一座現代化大廈直插天際。這裏是亞歷山大公司的總部。大屏幕正播放成吉思汗的宣傳片：「狼群的智慧，疾風的速度，這是我們的力量。」

「狼群？」蓋特納冷笑了一聲，「幾隻哈巴狗走來撒野！不知死活！」

會議室裏的氣氛略顯緊張。亞歷山大的高管們看着他，沒有人敢輕易插話。蓋特納，這位被譽為「現代商業的凱撒大帝」的男人，從創立亞歷山大公司開始，就以他的果斷和無情著稱。他不僅征服了美國市場，還將觸角伸向全球，成為全球電商無可爭議的霸主。

「成吉思汗？我會讓他們知道，誰才是真正的王者！我會將他們碾碎，讓他們在恐懼中走向滅亡！」

「二十一世紀，亞歷山大終於遇上成吉思汗。」——《經理人雜誌》

「二〇一五年下半年，e-Money 創辦人貝克辭去行政總裁職務，由財務總監拉素接任。這一人事變動被市場解讀為 e-Money 有出售意向。」

e-Money 的支付牌照成為全球金融科技領域的必爭之地。e-Money 的牌照不僅涵蓋多個國家和地區，還擁有極高的跨境支付合規性。

成吉思汗集團目前正積極推進其網購業務的全球化戰略，而進軍美國市場的關鍵就在於獲得穩定且合規的支付基礎設施。e-Money 的牌照對成吉思汗而言，是其數字金融佈局的核心籌碼。一旦成功收購，成吉思汗將能憑藉其強大的技術和資金實力，迅速打入美國市場，並與亞歷山大等本地巨頭展開正面競爭。

然而，亞歷山大集團顯然意識到了這一威脅。如果亞歷山大成功收購 e-Money，成吉思汗的全球化進程將受到嚴重限制。e-Money 牌照的獲得將使亞歷山大進一步鞏固其在亞洲和美國的支付網絡，並有效阻止成吉思汗在美國市場建立立足點。這將使亞歷山大在全球數字金融市場的競爭中佔據更大的主導權。

因此，e-Money 的牌照已成為這場資本爭奪戰的核心焦點。華爾街分析師普遍認為，這場博弈的結果將深刻改變全球數字金融的競爭格局。」——《華爾街分析報告》。

紐約一場由華商主辦的慈善私人派對，來賓都身份顯赫。其中三個人是派對的主角，他們包括中國外交官鍾令宣，成吉思汗集團主席蔣萬里，還有太平洋投行的莫利奇。他們笑談舉杯只是表象，實際上卻在謀劃商業版圖。

蔣萬里：「莫先生，歡迎光臨。」

莫利奇放下酒杯，微笑示意：「我聽說你們的收購目標可不簡單。」

蔣萬里整理了一下領帶，不疾不徐地回答：「華爾街從不缺精明人。我也知道，在你們眼中，我們背後不只是商業考量。不過，我很好奇，你們又怎麼評估我們的行動？」

莫利奇揚起一邊眉毛，露出狡黠笑容：「很多人都認為，成吉思汗背後的影子不僅來自中國財團，還有政府支援。你們的真正目的，是為更多中國企業鋪路，搭建雲端數據中心，繞開美國的法律壁壘……」

鍾令宣輕輕抵了一口紅酒，冷靜道：「的確，我們的部署坦坦蕩蕩。中美市場互通，本就是要大勢所趨。只不過近幾年，中國企業在美國的一舉一動都被放大檢視，我們只能更加謹慎。」

「謹慎是好事，但同時也容易損失機會。」莫利奇輕聲笑道，「你們現在想在美國擴張，難免要和本土財團過招。這些領域的龍頭，都不是輕易能對付的對手。」

「我們已預料到。只是要怎麼出拳，還需要一點外力協助。」蔣萬里目不轉睛地盯着莫利奇。「而您，莫利奇先生，正是通往華爾街核心的最佳人選。」

莫利奇作為曾縱橫華爾街的老手，他深知這類交易背後的利害糾纏。「若只是一般併購，你們自己也能搞定。成吉思汗集團財力雄厚。可為甚麼特地找我？」

「我們想要的，不是普通買賣，而是打破現有格局的大買賣。」鍾令宣頓了頓，口氣裏帶着一絲鋒芒，「我希望，以最小的政治和法律阻力，拿下美國市場的關鍵企業。這需要一位熟悉華府權力運作、能主導媒體話題走向的投行巨頭。簡單說，我們願意付高額代價，讓你站在我們這邊。」

「哼，高額代價啊……」莫利奇輕敲桌面。「你當然清楚，你的主要競爭對手們都是我的老客戶。若你們真要逆轉戰局，就要有足夠誘因讓我出手。」

蔣萬里嘴角微微上揚：「錢不會是問題，成吉思汗背後的資金足以滿足。問題是，你願不願意在這場博弈裏幫我們擴張地盤，而不是站在對面。」

莫利奇不疾不徐地品了一口酒：「你們的目標是甚麼？讓我知道開個甚麼價錢。」

「我們要贏，而且只有我們會贏。」

三個人都明白，這場併購不只是財務遊戲，更是地緣政治的延長線。

在舊金山e-Money總部，主席拉素手指輕敲桌面，神情凝重地盯着太平洋投行發來的電郵，裏面是e-Money的財務資料，以及一份晚宴邀請。他隱隱感到不安，這份邀請背後似乎隱藏着甚麼。

兩天後，貝克在一間私人會所的貴賓房來回踱步，緊張地看着手錶。莫利奇剛剛進來，氣氛有些尷尬。

「拉素先生。」莫利奇坐下後，微微前傾，語氣中帶着一種壓迫感，「感謝你願意見我。我知道你最近一定很忙。」

拉素冷靜地回應：「我們公司目前的確處於一個關鍵時期，但我不明白和紐約太平洋有甚麼關係。」

莫利奇微微一笑：「我想我們的關係比你想像的要密切得多。早前傳給你的一份調查報告，裏面有一些……嗯，讓人不安的發現。」

拉素的手指緊握成拳，但他努力保持冷靜：「所以你來這裏是為了威脅我們？」

「不，絕對不是威脅，」莫利奇搖了搖頭，「我來這裏是為了給你一個機會。一個可以讓你和你的公司脫困的機會。」

莫利奇靠在椅背上，語氣中帶着自信：「拉素，你現在正處於一個非常有利的位罝。亞歷山大和成吉思汗都想收購 e-Money，這讓你的公司成為了市場上的搶手貨。但實際上，你和我都知道，你的財務狀況並不像外界看到的那麼光鮮。」

他停頓了一下，目光銳利地盯着拉素：「你有兩條路。第一，我將這份報告送交證券交易委員會和幾家財經媒體。第二，你配合我們的計劃，獲得一份遠超市場價的併購協議，風光退場。」

與此同時，在亞歷山大總部，主席蓋特納辦公室的工作枱上放着幾張照片，包括莫利奇與成吉思汗的代表蔣萬里在宴會上交談，以及莫利奇和拉素步出會所的畫面。蓋特納深知，這場收購戰背後的水有多深。

未等成吉思汗有所行動，亞歷山大迅速做出反應。蓋特納親自指揮，向 e-Money 董事會提出了以「八比一換股比例」進行合併的建議——每八股 e-Money 股票換取一股亞歷山大股票。然而，e-Money 董事會斷然拒絕，理由是「嚴重低估公司價值」。這一回合，蓋特納顯然失去了先機。

合併消息很快傳出，e-Money 的董事會亦公開宣佈有意出售，引爆了市場的興奮情緒。蔣萬里暗中推動，向外界放出風聲，表示成吉思汗有意收購 e-Money。這一消息迅速點燃了投資者的熱情，e-Money 的股價在短短數日內飆升了百分之三十。表面上，成吉思汗似乎在為進軍支付領域鋪路，但實際上，這只是蔣萬里精心設計的一步棋。他的真正目的是讓亞歷山大的財務陷入困境，為未來的戰爭鋪平道路。

市場風雲突變，蓋特納採取反擊。他向美國商務部提交了一份正式請求，要求調查成吉思汗的收購背景，並暗示成吉思汗的資金來源可能存在問題。這一舉動立刻引發市場的恐慌，投資者紛紛撤退，市場逐漸形成一種共識：只有亞歷山大有能力完成這筆收購。

市場情緒降溫後，亞歷山大重新提出全現金收購。

e-Money 總部內，臨時董事會正在進行中。亞歷山大集團的財務總監艾瑞克突然推門而入，氣勢逼人。

拉素試圖保持鎮定，微微笑着說：「艾瑞克先生，我們理解亞歷山大的誠意，但我們認為這個報價仍然低估了我們的潛力，尤其是在我們技術創新領域的長期價值……」

艾瑞克冷笑一聲，雙手交叉放在桌面上，語氣變得更加咄咄逼人：「長期價值？你們還在談長期價值？成吉思汗已經放棄了你們，這是公開的秘密。而現在，亞歷山大是唯一還願意接手你們的買家。」

他停頓了一下，目光如刀般掃過每一位董事的臉，語氣更加冷酷：「唯一的買家，懂嗎？如果你們拒絕這個報價，那麼我們會用我們的方式讓市場認清你們的『真實價值』。」

會議室內的空氣瞬間凝固，所有人都感到一股無形的壓力正向他們襲來。艾瑞克靠回椅背，語調

更加冰冷：「我們有的是資本，有的是影響力。如果你們拒絕，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壓低你們的股價，讓你們的市值在短短幾天內蒸發一半以上。到時候，你們連二百億都拿不到。」

e-Money 的董事們面面相覷，有人低頭不語，有人額頭冒出冷汗。他們知道，艾瑞克的話並非虛張聲勢。成吉思汗的退出，已經讓 e-Money 失去了最後的籌碼，而亞歷山大集團的資本實力和市場操控能力，足以讓他們瞬間陷入深淵。

「我給你們三天時間考慮，」艾瑞克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西裝外套，語氣中充滿了居高臨下的壓迫感，「三天後，我希望能聽到一個明智的答案。如果到時候你們還在幻想其他可能性，那麼我們的耐心也將耗盡。」

會議室內的攝錄鏡頭把會議實況傳送到莫利奇的辦公室，拉素隨即接到莫利奇的電話：

「向亞歷山大提出這個建議：未來一週平均股價加百分之三溢價。你就說這是為了確保交易的公平性。」

「貝克，這對你來說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只要我們聯手，推高股價，你不僅能賣出一個好價，還能讓亞歷山大陷入財務困境。這是雙贏。」

亞歷山大集團主席蓋特納在董事會聽完了 e-Money 的提議。他知道，這是一場豪賭，一個稍有不慎就會讓亞歷山大損失慘重的陷阱。但 e-Money 的支付牌照對亞歷山大的全球戰略至關重要，失去它，亞歷山大在數字金融領域的霸主地位將受到嚴重威脅。

「我們必須拿下 e-Money。」蓋特納最終打破沉默，語氣堅定。

然而，這番話並未得到董事會的支持。會議室內立刻響起了一片反對聲。

「我們應該暫緩行動，再尋找其他機會。」

「成吉思汗手握龐大資金，足以在短期內瘋狂買進 e-Money 股票。」

「速戰速決，才是唯一的出路。」蓋特納力排眾議，下令「七十二小時內完成收購」，以閃電戰避開成吉思汗的股價操縱，但此舉風險極高——若市場察覺亞歷山大的急迫性，股價可能被進一步狙擊。

蓋特納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俯瞰着城市燈火。他的助理快步走進來，遞上一份最新的股價報告。「e-Money 的股價今天漲了百分之八，」助理低聲說，「比我們的預測高出一倍。」

蓋特納冷笑了一聲，轉過身來：「果然是成吉思汗的手筆。蔣萬里這傢伙以本傷人。」

「那我們該怎麼辦？」助理問。

「拋售。」蓋特納的聲音不帶一絲感情，「把我們手上的一半持股全拋了，壓低股價。他們想玩，我奉陪到底。」

助理猶豫了一下：「可是，如果股價繼續上漲……」

「清空持股，大規模沽空。」蓋特納打斷了他。

週四下午，華爾街交易大廳內人聲鼎沸，氣氛緊張得幾乎令人窒息。e-Money 的股價在短短幾個小時內經歷了劇烈的波動。

「蓋特納清空了手中所有持股，並進行了大規模沽空！」貝克的聲音從電話中傳來。

這是一場高風險的賭局，但蓋特納不願在戰場上示弱。

最終，在最後一日收市前，e-Money 股價被壓低百分之五，但一週的平均價仍比之前高出百分之二十五。七月十二日，亞歷山大完成收購，成為全球最完整的網絡購物平台。然而，這場勝利的代價是巨大的——亞歷山大背負了巨額債務，其中一百五十億美元須在一年內償還。

亞歷山大兩年前以高價收購無人機運輸公司 Spin Up，目前 Spin Up 還未為亞歷山大帶來營利，而且牌照還未審批。收購 e-Money 後，亞歷山大的未來看似光明，但短期財務壓力卻日益加劇。

「現在是狙擊的最好時機！」趁亞歷山大面臨資金危機，成吉思汗看準時機，準備聯合華爾街向亞歷山大規模沽空。

收購 e-Money 的成本遠超預算，加上第一期貸款即將到期，亞歷山大董事會決定發行新股，集資最多八十億美元，以應付短期債務及業務擴展需求。

蓋特納坐在辦公室內，手中握着一份機密文件。這是他花費數月時間，動用大量資源搜集的資料——成吉思汗的股權結構圖。

「看來上次只是冰山一角。」他冷笑着，按下了發送鍵。

當股票市場戰雲密布的時候，戰局一再逆轉。

多間媒體發佈重磅報導——「成吉思汗資金來源：中國權貴的地下王國」。文章詳細披露了成吉思汗背後的神秘股東，包括多位中國高層官員的子女，以及一系列可疑的跨境資金流動。

通過披露成吉思汗股東背景中涉及中國高官子女的敏感資訊，蓋特納將商業競爭上升至政治層面。此舉不僅利用美國《反海外腐敗法》的監管威懾力，更通過暗示「洗錢」標籤觸發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潛在調查，直接衝擊成吉思汗的資本市場信譽。

消息一出，成吉思汗的股價如自由落體般暴跌，市值在上市以來的漲幅於短短兩日內全部蒸發了。更糟的是，股東背景的醜聞逐漸浮出水面，對成吉思汗的品牌形象造成了毀滅性打擊。

這場危機迅速升級，牽涉到敏感的政治層面。蔣萬里意識到事態緊急，立即前往華盛頓拜訪駐美大使鍾令宣，商討對策：「如果讓調查繼續下去，不只是成吉思汗的問題……」

「他們要搞事，我們就奉陪到底！我調動國內人脈，找他們的黑材料，以反制他們的攻勢。」鍾令宣冷冷地說。他隨即致電上海安全局：「美國人要玩大！找他們的黑材料出來！」

然而，事情的發展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幾天後，上海安全機關突然拘捕了石立國聯合能源顧問公司駐上海的一名美籍雇員，罪名是「竊取國家機密」。鍾令宣得知消息後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大罵：「我要找黑材料，不是抓人！現在搞成外交危機！」

這起事件迅速升級為一場外交風波。美國媒體大肆報導此事，將其與蓋特納此前的指控聯繫起來，渲染成「中國政府干預美國企業競爭」的證據。同時，國際輿論對成吉思汗的質疑聲浪進一步高漲，成吉思汗和中國政府都陷入了被動局面。

國家在整件事中都被蒙在鼓裏。鍾令宣不得不緊急向北京匯報，試圖平息事態。然而，事件的影響已經無法挽回。美國國會一些議員甚至開始提議對成吉思汗及其相關企業實施制裁，並要求徹查其在美國的資產和業務。

蔣萬里驚覺情況失控，立即與鍾令宣一同趕往莫利奇的住所，請求他的建議。

莫利奇：「媒體已經把事情炒得沸沸揚揚，迫使政府無法簡單讓步。現在需要避免事件升級為系統性對抗。叫你們政府想個藉口放人，這邊我想辦法控制。」

蔣萬里和鍾令宣默默點頭。

莫利奇的態度冷峻：「證券業的問題，民眾不會關心，業界也見怪不怪。為甚麼要小題大做，讓事情上升到外交風波？這裏是美國，不是你們的地盤。強硬手段只會適得其反！」

面對莫利奇的質問，蔣萬里和鍾令宣只能支吾以對。莫利奇繼續施壓：「你們現在需要做的是隱藏背後政界人物的身份。把你們不能見光的資金交給我處理。證券交易委員會無權調查跨境資料，但如果白宮或國務院插手，媒體的調查會讓你們暴露得一乾二淨。」

蔣萬里和鍾令宣沉默中透露着無奈。莫利奇補充道：「參議員的指控只是公關把戲，證券交易委員會通常不會主動調查，除非輿論壓力過大。但記住，今後的行動必須先與我商量，否則後果自負。我隨時可以終止合作，你們明白嗎？」

離開莫利奇的宅邸後，鍾令宣的情緒徹底爆發。他怒氣沖沖地對蔣萬里吼道：「我堂堂中國官員，怎會向一個商人低聲下氣！」說罷，他一腳踢向蔣萬里的跑車，引發一聲巨響。

蔣萬里急忙拉住鍾令宣，低聲安撫：「鍾先生，息怒。我可以安排一些金髮少女過來，保證安全，無論是南美的還是俄羅斯的，應有盡有，只要您喜歡。」

鍾令宣一臉不屑，但心如鹿撞。

亞歷山大的首席律師將一份厚達三百頁的報告重重摔在會議桌上。「這些證據足以讓成吉思汗在美國市場徹底消失。」他指着報告中被螢光筆標註的段落，「他們侵犯了超過百項知識產權，其中至少十項屬於我們公司。」

首席法律顧問激動地站起身：「我建議立即公開所有資料，讓他們永不翻身！現在就可以召開記者會。」

蓋特納靠在真皮座椅上，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各位太心急了。這個遊戲要慢慢玩才有趣。」

一批來自台灣、香港、新加坡的年輕創業家收到律師行的邀請。這些創業家都曾參與過成吉思汗的創業基金項目，如今他們準備對成吉思汗發起集體訴訟，指控其竊取了他們的設計理念和商業計劃。律師行開出了誘人的條件：訴訟成功前不收取費用，還提供每月一萬美元的生活補助。

消息迅速在亞洲創投圈傳開。這些年輕創業家計劃在抵達美國時召開新聞發佈會，他們手中握有完整的商業計劃書原稿、會議紀錄，甚至與成吉思汗高層的通訊紀錄。

然而，九月二十日，當集體訴訟的新聞見報時，卻被擠到了財經版的一個角落，因為更震撼的消息佔據了各大媒體的頭版：

「美國提升恐襲警戒級別，民眾可能面對新一輪恐怖襲擊」——《即時快報》

一架裝載着鐵釘和疑似爆炸物的無人機在華盛頓近郊墜毀。雖然沒有造成傷亡，但這被警方視為恐怖分子的試驗行動。白宮立即下令聯邦調查局和國土安全局展開全面調查。

一時間，全美國陷入恐慌，無人機、恐怖襲擊成為全民熱議的話題。亞歷山大的子公司 SpinUp，作為無人機運輸系統的領先者，也被推到風口浪尖。

蓋特納被迫暫停對成吉思汗的打擊計劃，全力應對這場意外危機。而那些遠道而來的亞洲創業家們，在抵達紐約後卻遲遲聯繫不上律師行。直到深夜，他們才收到一條冷冰冰的短訊：「取消訴訟，深表歉意。」他們的住宿和回程機票都沒有着落，只能滯留在肯尼迪機場。

就在這群人陷入困境時，中國領事館展現出驚人的行動力。一支西裝筆挺的工作團隊迅速趕到機場，將所有人安置在曼哈頓的五星級酒店，並安排好回程機票。臨行前的晚宴上，每位創業家都收到一本燙金簽名版的《正直令我走向成功》，作者正是蔣萬里本人。

第二天，多份財經報紙刊登頭版廣告：「成吉思汗已與訴訟人士達成和解」，配圖是一張溫馨的晚宴合照：「從化解訴訟危機的迅速，可以看出成吉思汗強大的執行力。」

無人機恐襲事件持續發酵，媒體鋪天蓋地地報導無人機的商業用途與潛在威脅，矛頭直指 Spin Up 公司。主席蓋特納不得不召開記者會，試圖澄清事件對公司的影響。然而，這場危機迫使他將所有資源投入公關戰，暫時無法對成吉思汗展開任何行動。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亞歷山大召開新聞發佈會，蓋特納率領 Spin Up 高層共同出席，試圖平息輿論風波。面對滿場記者的目光，蓋特納以冷靜的語氣開場：「我們與公眾一樣，對市民安全高度關注。Spin Up 將全力配合調查部門，並完善現有草案，補充更多安全條例，確保無人機技術不會對公眾構成威脅。」

他的例行公關措辭未能安撫現場記者的質疑，反而引來一連串尖銳提問。

蓋特納冷靜地回應：「美國國會早在二〇一二年通過《FAA 現代化與改革法案》，授權開放國家領空，允許民用和商用無人機的使用。這是憲法賦予人民的自由，任何試圖阻撓的行為都是對自由的侵犯。」

記者的提問越發咄咄逼人：

「你認為為了物流效率，可以漠視市民的安全嗎？」

「無人機是否應該像吸煙一樣，在公共場所受到嚴格管制？」

「整個社會為了你們的盈利，是否值得承擔這樣的風險？」

蓋特納的耐心終於耗盡，他猛地站起，指着記者群怒吼：「你們真以為自己在為民請命？實際上不過是一群被人操縱的豬！」

這句話如同炸彈一般，引爆輿論。記者會結束後，媒體爭相報導蓋特納的失態。

隨着輿論發酵，亞歷山大的董事會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如何應對股價暴跌的危機。短短兩週內，公司股價已下跌百分之二十五，投資者的不滿情緒達到頂峰。

「我們必須穩住股價，評級機構已把我們降至負面。」亞歷山大第二大股東及拓比亞基金主持人普拉達率先表態。

蓋特納語氣冷淡：「你認為該怎麼做？」

普拉達：「Spin Up 分拆上市，讓 Spin Up 獨立承擔無人機的風險。」

「不行！」蓋特納斷然拒絕，「Spin Up 是我們未來的核心業務！」

普拉達：「你要明白，我們要面對投資者的不滿！」

蓋特納的耐心終於耗盡，「你懂甚麼！沒有我，你今天還在銀行門口推銷信用卡！」

二十年前，普拉達還只是投資銀行的一名普通主任，每天在業績目標的壓力下焦頭爛額。他的生活像一台不停運轉的機器，毫無生氣。每個月的業績表都在底層徘徊，那天老闆在他的耳邊冷冷地說了一句：「廢物！公司在白養你。」

這句話像一根刺扎進普拉達的心裏。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或許真的一無是處。那天晚上，他拖着疲憊的身軀走進一家酒吧，借着酒精麻痹自己。就在昏暗的燈光下，他遇到了蓋特納——一個充滿野心的年輕人。當蓋特納得知普拉達在投資銀行工作，便不斷推銷他的二手市場買賣網站的構想，在酒精的影響下，普拉達相信眼前這個年輕人將為他帶來一個嶄新的人生。

第二天，普拉達做了一個瘋狂的決定。他辭去了銀行的職務，遊說幾位信任他的客戶，籌集了十萬美元。他把這筆錢放在蓋特納面前，期待着改變的開始。

蓋特納笑了，眼中閃過一絲狡黠：「第一筆投資，當然要放在最有價值的地方。」他帶着普拉達去了夜店，將一百美元塞進舞孃的胸前，然後回頭對普拉達說：「這就是商業的本質，吸引人，讓他們為你花錢。」

從那一天起，普拉達的生活變得驚濤駭浪。普拉達成立了拓比亞投資公司，把資金都投放在蓋特納創立的亞歷山大，這家公司為他賺了很多很多錢，但也把他的人生拖入深淵。股價上升時，所有的掌聲都屬於蓋特納；股價下跌時，他則成了眾矢之的，被罵得體無完膚。

他的私人生活也一片狼藉。女朋友不滿地質問他：「我已經四十歲了！抽一天時間去註冊婚禮都沒有！」他的醫生則警告他：「你在慢性自殺！」

二十年過去，「廢物！」兩個字在他腦海中依然揮之不去。普拉達感到無力，他知道自己是庸才，無法再承受這樣的壓力。當他準備走進莫利奇的辦公室時，他已經做好了出賣蓋特納的決定。

紐約太平洋投行辦公室的頂樓，莫利奇站在落地窗前，俯視着城市的燈火，嘴角掛着一抹冷笑。他的屏幕上顯示着普拉達走進大樓的一刻，低聲說道：「資本市場沒有永恆的王座，只有永遠的獵人。」

凌晨時分，ID·總部頂層主席辦公室依然燈火通明。辦公桌前排列着十二個屏幕，顯示着亞歷山大的股價變動和近期資金流向。其中一個屏幕上，清楚地顯示着麥主席的秘密資金調動。

女主人端起茶杯，嘴角浮現一絲意味深長的微笑：「蓋特納這條可憐蟲，連自己的對手是誰都沒有弄清楚。不如早點出局，站在場外，看我怎樣收拾這條惡龍！」

3 吞併法則

上帝會在2011以宗教團體登記，跟隨人數由雙位數增至五萬人。

黑霧，一個神秘的黑客組織，以高超技術著稱。他們的行動從不留痕，甚至被認為參與了多起國際網絡攻擊。據傳，黑霧的核心成員來自全球各地，包括前軍事情報專家、頂尖程式設計師及極端主義者。他們的目標簡單而直接——挑戰一切權威，無論是政府、企業還是宗教組織。一條挑釁的信息出現在上帝會的主頁上：「你們的禱文令人作嘔，你們都是一群失敗者，用迷信來掩飾自己的懦弱！」

「你們築起高塔，直指蒼穹，卻忘記了上帝，自滿自大，迷失了方向。」上帝會回覆。

「哈！看我們怎樣整死你們！」黑霧。

黑霧的行為引來大批網民圍觀，大家都想看到黑霧怎樣蹂躪上帝會。

當晚，上帝會的網站被攻陷，黑霧網站上載一批疑似核心上帝會成員的身份。這場公開挑釁迅速引發轟動，黑霧和上帝會被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

僅僅一天後，局勢驟變——昨晚黑霧網站上載的資料，包括姓名、職業背景以及過往的行動紀錄，被證實為黑霧的核心成員。黑霧瞬間瓦解，成員或潛逃或被捕，這個曾經無法無天的組織就此消失。

而「上帝會」藉此事件吸引了大量追隨者。信徒人數迅速突破三十萬。

多年之後，一個關於上帝會的電視特輯中，一名黑霧成員接受訪問：

「黑霧解散之後，我們都加入了上帝會，投身了這場偉大的革命。」

「造物主撥動，宇宙的齒輪開始轉動，祂只是靜靜凝望，任萬物依其律動，在無垠中自行轉動。」——上帝會禱文

傳媒形容亞歷山大為「地上的霸主」，像一個永不滿足的帝國，凡有土地便不斷擴張。從地上仰望星空時，一個更為龐大的帝國浮現了——I.D.。I.D.的標誌是一個簡單的圓環，象徵着無盡的連接和永恆的影響力。這是一家社交網絡企業，它的規模早已超越了「社交」的定義。I.D.的力量來自於它對信息的掌控。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全球最大的社交網站I.D.宣佈進軍網購市場。三大流行時裝品牌X&M、ZOE、Sophia同時簽約，指定I.D.為唯一網絡銷售商。此外，最大電子產品零售商、兩大運動品牌以及五大書商也宣佈與I.D.建立長期合作關係。

消息一出，I.D.的股價飆升，而其他網購公司的股價應聲下跌，其中亞歷山大的跌幅最為慘重。

兩天後，I.D.在其美國總部門羅派克舉行新聞發佈會，吸引了業界內外的高度關注。I.D.的領導人嘉莉·費雪在發佈會上說道：「我們創建I.D.的初衷，是讓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社交只是第一步，交易同樣是人與人之間的重要互動。我們的目標是打破傳統商業的界限，實現去中心化的交易模式。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個人頁面上同時消費和銷售，讓消費與銷售的界限變得模糊。」

她繼續闡述：「為了應對龐大的物流需求，我們與鐵路公司合作，在車廠設立物流中心，並在每輛火車尾部加裝貨運車箱，每個車站配備智能儲存櫃。客戶早上下單，下午可到附近車站取件。實現即日配送。這些只是開始，未來我們將持續探索更多可能性。」

嘉莉·費雪的演講結束後，I.D.的股價再次飆升。

I.D.宣佈進軍網購市場，這一消息如同一顆炸彈，震撼了全球。美國本土的網購公司股價應聲暴跌，歐洲與亞洲的相關企業也無一倖免。評級機構更是對所有涉及網購業務的企業給予負面評級。市場原本預期I.D.的年度發佈會將聚焦於新款手機應用或信息整合技術，卻未曾料到他們會跨界進入網購領域，這一突然舉動對整個行業生態系統帶來了難以估量的衝擊。

然而，最令人玩味的是，I.D.的發佈會恰逢亞歷山大股權爭奪戰進入白熱化階段，這一舉動無疑打亂了所有人的計劃。

在這場博弈中，莫利奇一直游刃有餘，穿梭於亞歷山大與成吉思汗之間。然而，I.D.的突然行動讓他舉棋不定。他來到麥主席的辦公室，試圖重新評估局勢。

莫利奇：「我翻查了他們的財務紀錄與近期的收購動向，發現I.D.的所有部署似乎都集中在六個月內完成。他們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與幾家時裝巨頭簽訂長期合約，拉攏共享租車公司，並與鐵路系統合作設立物流網絡。無論是法律審議還是企業協作細節，I.D.的速度與掌控力都如入無人之境。這一切竟然完全沒有被外界察覺。」

「背後有美國政府的影子。」麥主席冷靜地說。

「不可能吧？」莫利奇有些驚訝。

麥主席解釋道：「首先，亞歷山大收購e-Money後，掌握了龐大的用戶數據。而成吉思汗的中方

背景若成功進入亞歷山大的董事局，必然讓美國政府寢食難安。司法部可以以國土安全為由直接否決收購，但成吉思汗完全可以通過迂迴方式達成目標。因此，美國政府選擇通過市場手段來操控整個局面。其次，美國政府一直以防範恐襲為名，對網絡進行大規模監控。而I.D.在配合國土安全部工作方面一向表現得極為忠誠。如果I.D.能成功收購亞歷山大，政府的監控能力將提升至一個全新的層次。如今成吉思汗的行動，正好為政府提供了一個堂而皇之的藉口介入此事。

就算司法部以壟斷為由對I.D.提出指控，但只要打出「中國威脅論」這張牌，輿論必然會站在I.D.一邊。」

莫利奇沉思片刻，點了點頭：「嗯，很有道理。」

麥主席繼續說：「嘉莉·費雪對亞歷山大的野心昭然若揭，但她比其他對手更有耐力，手中掌握的資源也更多。她甚至能牽引美國政府介入這場博弈。這次發佈會，只是她收購計劃的序章。I.D.要以壓倒性的姿態，讓所有潛在對手知難而退。」

二〇〇五年，大學二年級的安祖狄，為了宣傳樂隊演出，打算成立網站宣傳，於是與博士生拉里·布朗合作，創建了一個粉絲互動網站，最終誕生了I.D.。

I.D.的核心價值在於數據。在傳統市場調查中，企業通常只能依靠銷售數據來分析消費者行為，但缺乏對用戶深層次需求和偏好的洞察。而社交網站則憑藉其數據收集和分析能力，能夠更全面地了解用戶的興趣、偏好、價值觀等多維度取向，構建更精準的用戶數據。更重要的是，社交網站不僅能讀懂用戶，還能改變用戶，潛移默化地改變用戶的偏好和行為。

起初，IC 借用學院的伺服器運行，但隨着會員數量幾何級數增長，校內伺服器已無法負荷運營需求。他們不得不租用商用伺服器，並尋求資金支持以維持網站的正常運作。安祖狄憑藉會員數據的潛力，輕鬆吸引了多家風險投資公司的注意。他將少量股權出售給一家基金公司，換取更大的自由度，並將資金投入於招募人才，尤其是在收集數據方面涉及很多法律問題，公司需要一位熟悉法律、人脈廣闊且能夠帶領公司的領導者。

通過朋友的介紹，嘉莉·費雪認識了安祖狄。為了說服她加入，安祖狄準備了一個簡短的數據示範：「我們的系統不僅僅是一個社交平台，它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工具，能夠深入了解每一個使用者的行為模式。」

我們可以基於這些數據進行分類。這裏是政治傾向的分層，這裏是消費習慣的分層，這裏則是情感波動的分層。透過演算法，我們能夠準確地劃分群眾，並預測他們的行為模式。」

「最重要的是——影響力。」安祖狄停頓了一下，然後繼續說道：「透過演算法，我們可以精準地推送內容，改變使用者的情緒，甚至引導他們的行為。想要讓他們支持某個想法？只需要一系列精心設計的推送。想要讓某個事件成為焦點？只需要調整演算法的優先級。」

「我不會用『操控』這個詞。這是一種引導，一種影響力。」

這個示範讓嘉莉·費雪印象深刻。安祖狄雖然無法提供誘人的薪酬，但嘉莉·費雪的考量並非金錢。她預感到，真正的權力是來自於數據和演算法，IC 將賦予她純粹且高效的權力。而這種權力可以隱藏在公司運營的背後，讓她得以盡情發揮。

三天後，嘉莉·費雪辭去中情局法務部助理部長，然後打電話給安祖狄：「盡快為我準備辦公室，我需要充足的光線，房間必須絕對隔音。」

當時的I.D.尚處於草創階段，辦公室只是一間簡陋的倉庫，內部為開放式設計，僅有一台冷氣機勉強降溫。安祖狄半開玩笑地對嘉莉·費雪說：「這些日子很快就會過去。」

嘉莉·費雪憑藉其強大的人際網絡，在短短四個月內引入了法國大型投資基金，並成功說服投資方不干涉公司的運營。I.D.的員工數量從最初的十人迅速增長至一千二百人。六個月後，嘉莉·費雪的新辦公室寬敞如籃球場，落地玻璃窗俯瞰貝德韋爾海灣公園。

二〇一一年，I.D.宣佈上市計劃。這一消息引發市場熱議，尤其是嘉莉·費雪的選擇時機備受關注。她解釋道：「這是適當的時候。」實際上，I.D.的上市時間與市場推測相差無幾。由於美國法律規定，當公司股東超過五百人時，必須公開財務狀況。

嘉莉·費雪曾在金融海嘯爆發前兩年公開批評華爾街過度發行金融衍生品，並點名批評投資銀行的風險評估不足。這讓她在華爾街成為不受歡迎的人物。為避免上市期間遭受華爾街的干擾，她選擇與歐洲幾家著名投資銀行合作，I.D.的上市由歐洲三大投資銀行承包，包括日耳曼投資銀行、聖日耳門投資銀行和法蘭克福投資銀行。I.D.上市後，安祖狄退出了管理層，嘉莉·費雪成為I.D.掌舵人。

上市當天，嘉莉·費雪微微一笑，自信十足：「我看到了未來世界的方向。」

那一天，嘉莉·費雪凝視着攝影機鏡頭，彷彿在無聲地告訴她的對手：「別忘記我的存在。」而此時，麥伯倫正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裏，沉默地注視着電視轉播。

二〇〇九年，那是金融海嘯後的一個深夜，《財經透視》節目正在播出。

「金融海嘯的起因，正是這些金融機構的貪婪和不負責任。他們不僅摧毀了全球經濟，更讓無數家庭陷入困境。我們必須採取果斷措施，嚴懲這些害群之馬，才能重建公眾對市場的信心。」記者訪問了其中一場反華爾街行動的示威者，字幕清楚顯示受訪人的名字是嘉莉·費雪。

節目切換到下一個受訪者。「他們懂甚麼？市場自有其運作法則。那些破壞社會秩序的人，才是真正的社會毒瘤。」受訪者的名字是麥伯倫，凱撒帝國投資銀行主席。

節目播出後，嘉莉·費雪在網絡被人起底，她在中情局的職業生涯陷入低潮。而麥主席每天回到公司門外，都有舉牌示威，還吊起他的假人在焚燒。

一天深夜，嘉莉·費雪坐在家中，無意間再次看到節目的重播。她看着螢幕上的麥伯倫，眼神中流露出複雜的情感。同一時間，麥主席也在他的豪宅書房裏，盯着同一段節目重播。兩人同時注視着這段訪問，隔着電視屏幕，目光交鋒，彷彿穿越時空直指彼此，宿命般的對峙已然無法避免。

然而，命運似乎還不滿足於這場對峙，總會以一種不可抗拒的方式，將兩人拉回宿命的交匯點。一場收購戰，迫使兩人不得不面對彼此。

二〇一四年，美國外交部召集來自歐洲和亞洲的十四個反恐組織，於國土安全部蘭利總部舉行閉門會議，旨在提升反恐資訊交流。嘉莉·費雪作為主講嘉賓，展現其在全球資訊管理領域的影響力。

她指出傳統反恐策略的落伍：「恐怖組織僅以四十萬美元製造『九一一事件』，造成三十萬億美元損失，而我們每年耗資五千億美元卻未能有效遏制他們。他們善於利用互聯網散播仇恨、招募信徒，而我們仍停留在層級指令。」

嘉莉提出策略：「改變恐怖分子依附互聯網的生存環境，阻止仇恨與招募的萌芽。」

晚間酒會上，國土安全局局長白賴恩向嘉莉表達對I.D.數據庫的興趣，希望獲得技術協助。嘉莉巧妙回應，並透露I.D.計劃收購亞歷山大，儘管面臨政治阻力，她仍相信目標可達成。

I.D.與國土安全局暗中合作，推進收購部署。在嘉莉的領導下，I.D.不僅成為科技巨頭，更憑藉政界資訊交換網絡，逐步成為具政治影響力的權力中心。嘉莉的目標不僅是商業成功，更是建立屬於她的「新秩序」。

自中國企業成吉思汗進軍美國市場以來，美國商務部便高度關注其動向。當成吉思汗計劃入股亞歷山大時，商務部本有足夠理由否決這項交易。然而，為避免引發中美政治對抗，他們選擇以市場機制阻止收購，既化解政治風險，又降低司法程序成本。

I.D.的加入成為這場收購案的關鍵變數。嘉莉·費雪的目標遠不止於此——她希望藉由這場收購，將亞歷山大與成吉思汗納入自己的掌控，創建一個「無序網絡」中的新秩序。

蓋特納此刻腹背受敵，孤軍作戰，手中籌碼所剩無幾。就在這時，他的新對手嘉莉·費雪主動要求會面。雖然嘉莉的目的顯而易見，但她的姿態卻異常友善。對蓋特納來說，這似乎是唯一的選擇。

「成吉思汗已掌握足夠股權進入亞歷山大的董事會，未來只會招來更多麻煩。更壞的情況是莫利奇拿下亞歷山大，然後拆骨賤賣。最終，成吉思汗和莫利奇將瓜分亞歷山大，而你會失去一切，包括

Spin Up。」嘉莉語帶鋒芒。

「我每天都在亞歷山大如履薄冰，早習慣了。好日子反而不適合我。如果妳有建議，就直說吧。」蓋特納冷笑應對。

「你不惜代價想保住 Spin Up，那麼除了無人機運輸，我相信你還有更大的計劃。我的提議很簡單——用你手中的亞歷山大股票，換取我 I.D. 的股份，我會保留你主席的位置。這樣不僅能保住亞歷山大，還能守住 Spin Up。我唯一的目的，是讓網絡這種關乎未來的基礎設施，不落入華爾街的手中。」嘉莉。

的確，無人機運輸只是 Spin Up 的短期盈利策略。蓋特納真正的目標，是利用無人機構建全球無線網絡，實現信息傳播的無縫化。Spin Up 的全球同步傳訊、亞歷山大的點對點交易技術，加上 e-Money 支付系統，將徹底顛覆傳統商品市場。

嘉莉的條件看似為蓋特納量身打造：與 I.D. 合併，保住亞歷山大的控制權，換取 Spin Up 的未來。兩天後，雙方達成協議，並着手規劃 I.D. 與亞歷山大的合併細節，選定合適的公佈時機。

本應無法想象的網絡巨頭合併，因時勢而成為現實。嘉莉·費雪藉天時地利佔得先機，但局勢仍未穩定——成吉思汗持有亞歷山大百分之十的股份，三大股東動向不明，隨時可能讓嘉莉的計劃功虧一簣。她深知，與蓋特納結盟只是第一步，若要穩操勝券，必須孤立對手，瓦解他們的聯盟。

身在華盛頓的蔣萬里正準備搭機返回紐約。他坐在咖啡室內，低頭檢視着手中的文件。此時，一名女士走來，優雅地在他面前坐下，佔用了咖啡桌的一半空間。

「蔣先生，如果你趕時間，不妨坐我的私人飛機。我可以為你節省一個小時的旅程。」她微笑着開口。

蔣萬里抬起頭，眼前的女人，正是嘉莉·費雪。

「當然樂意，有勞了。」蔣萬里點頭。

飛機起飛後，兩人坐在寬敞的艙內。嘉莉率先打破沉默：「航程只有四十分鐘，我們得好好利用這段時間。沒有永遠的敵人，商人應該有足夠的胸襟來面對變化，不是嗎，蔣先生？」

「沒錯，但是否改善關係，還得看條件。」蔣萬里淡然回應。

嘉莉微微一笑：「我當然希望創造雙贏的局面。繼續對抗下去，最終只會讓我們雙方都成為輸家。我們應該用理性解決問題，而不是任由局勢惡化。」

「妳的意思是，讓我退出對亞歷山大的收購，把手中的股份全數轉給妳？」蔣萬里試探地問。

嘉莉搖了搖頭：「不，我已經掌握了足夠的股權，蓋特納也站在我這一邊。亞歷山大的控制權已經在我手中。如果你繼續糾纏，只會讓自己在美國寸步難行。」

蔣萬里輕笑一聲：「美國不是尊重自由競爭的地方嗎？妳的說法似乎有違你們的國策。」

嘉莉依然保持鎮定，語氣中卻多了一分壓迫感：「自由競爭的解釋可以很廣義。今天只有我們兩人，討論雙方利益才是重點。在這之前，請允許我直言，若有冒犯之處，還請見諒。」

她稍作停頓，接着說：「莫利奇和麥伯倫，是一群貪婪的金融鱷魚。他們介入這場網絡股權競爭，所圖甚大，但所得卻遠不及他們的胃口。與這樣的人為伍，未必是明智之舉。另外，你應該清楚，《中國威脅論》在美國正是熱門話題。你們高調的併購行動，或許能在國內贏得掌聲，但在我們眼裏，卻

是不友善的侵略行為。短期內你們可能獲利，但長遠來看，代價將會十分沉重。美國民眾會將你們視為威脅和侵略者。」

蔣萬里聽完，語氣依舊平穩：「我們有我們的國策，而這裏有你們的營商環境。要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中生存，不能有太多顧慮。正如妳所說，沒有永遠的敵人。如果我們能站在同一陣線，妳能為我們帶來甚麼利益？」

嘉莉：「我有個建議——我們保持敵對關係。」

「保持敵對？」蔣萬里露出一絲疑惑。「我是否誤解了妳的意思？」

嘉莉輕笑：「讓我說得更清楚些。我指的是一種長遠合作的敵對關係。無論這次是你還是我成功併購亞歷山大，都將面臨壟斷指控。ID每年在訴訟和法律顧問上的開支已經是天文數字。某些守舊派總把新經濟視為威脅。我們熟悉這裏複雜的監管和法律環境，我們與政府的關係良好，但依然困難重重。可以想像，你們的處境只會更艱難。」

她停頓片刻，繼續說：「如果我們表面保持敵對，ID與亞歷山大合併後，在司法部還未採取行動前，成吉思汗可以向我們提出壟斷指控。同時，ID也會對你們提出侵權和違反商業守則的訴訟。私底下，我們可以協調，將所有訴訟拖長。這樣一來，法律開支、訴訟結果、賠償金額，全都會在我們的掌控之中。而且，我們的敏感資料也因為審理中無須公開。不僅限於美國，在歐洲、亞洲，只要我們業務覆蓋的地區，都可以用這種方式降低法律風險。」

蔣萬里緩緩點頭：「這確實是一個有趣的提議。表面敵對，實則合作。妳還能順勢成為保護本土

利益的英雄。但對我們而言，轉投你們的陣營，優勢似乎還不夠明顯。畢竟，轉換立場的過程也需要付出成本。」

嘉莉微微一笑：「我當然會照顧盟友的利益。對成吉思汗來說，最大的便利莫過於資金能夠自由流通。I.D. 與亞歷山大合併後，e-Money 將成為我們旗下的資產。我可以用手中的 e-Money 股票，與你手中的亞歷山大股份互換，讓你進入 e-Money 的董事會。到時，你們將不必再為支付系統的問題拖累成吉思汗的發展。不過，在商言商。如果莫利奇能給你更優厚的條件，我也無話可說。」

蔣萬里聽到這裏，心中一陣雀躍。他們折騰了這麼久，為的就是解決支付系統問題。而現在，e-Money 竟唾手可得。他壓下內心的激動，伸出手與嘉莉握住：「成交。」

蔣萬里接受了條件，成吉思汗退出競爭，嘉莉·費雪成功孤立其他對手。

對嘉莉·費雪來說，這次併購不僅僅是企業間的博弈，更是一次復仇。她早已等待這一天的到來——將麥主席、莫利奇及其背後的勢力徹底連根拔起。

早些時候，麥主席旗下的子公司凱撒高頻對沖基金以天價收購了一家名為「光波」的電子交易公司。光波由一名對沖基金交易員創立，其核心資產是一套由頂尖俄羅斯工程師團隊開發的高頻交易電腦系統。然而，麥主席真正看重的，是這群工程師們的技術能力。

收購完成後，光波的總工程師馬馬耶夫被任命改造凱撒高頻的股票交易系統。他分散了整個系統架構，將微型主機部署到全美十三個公開交易所，避免信號回傳至凱撒高頻紐約主機的延遲。這一設計讓凱撒高頻能以極快的速度搶佔市場優勢，甚至降低普通投資者獲取信息的速度。隨着十三個交易

所的分散運作，凱撒高頻得以在不同交易所間利用價格差異牟取暴利。無論是市場掃貨還是拋售，凱撒高頻都能憑藉速度優勢穩操勝券。

經過反覆測試，這套系統的運行速度接近理論極限：數據在十二個交易所之間往返僅需十三毫秒，比公開證券信息處理器快了整整七十毫秒。換句話說，當普通投資者在螢幕上看到最新的股票報價時，凱撒高頻已經完成了六次交易。

然而，系統啟用僅一週後，馬馬耶夫便被聯邦調查局逮捕，並以《經濟間諜法》起訴。他被禁止保釋，面臨最高二十五年的叛國罪刑期。經過十天審訊，雙方律師達成認罪協議：只要馬馬耶夫認罪，刑期不會超過五年。為了保護凱撒高頻的技術不外洩，馬馬耶夫成了犧牲品。然而，馬馬耶夫也成了嘉莉·費雪對付麥主席的秘密武器。

雖然媒體對此案報導甚少，但嘉莉一直密切跟進，掌握的細節甚至超過主審法官和律師。馬馬耶夫入獄後，第一個探望他的人既不是律師，也不是他的妻子，而是嘉莉·費雪。

「馬馬耶夫先生，我一直相信你的案件是一宗冤獄。」嘉莉·費雪目光直視對方。「整個審訊過程過於粗疏，技術問題被忽視，更重要的是——你是一個俄羅斯人。雖然指控荒謬至極，但他們還是將你送到了這裏。」

馬馬耶夫沉默片刻，低聲說：「謝謝妳，費雪女士。妳是第一個相信我無罪的人。」

嘉莉微微一笑，語氣中帶着一絲試探：「我可以為你安排上訴。只要我們合作，甚至可以讓那些陷害你的人付出代價，受到法律制裁。」

「不需要，謝謝。」馬馬耶夫搖了搖頭，語氣平靜。

嘉莉並未氣餒，繼續說：「你不想和你的太太團聚嗎？放心，我可以為你們提供保護，還能幫你們安排工作，沒有任何附帶條件。」

馬馬耶夫苦笑了一聲：「我的太太大概早已帶着我的錢離開了。我們的婚姻本就是公司安排的，我從來不會拒絕別人的提議，但我們之間並沒有太多感情。我其實害怕與人相處……反而是在這裏，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寧靜。這裏讓我有足夠的時間獨處，這對我來說是難得的自由。」

嘉莉微微皺眉，似乎對這番話感到意外。她敏銳地察覺到，這個男人並非普通的囚犯。他的抗拒並非出於恐懼，而是源於一種近乎偏執的內心平衡。

但這並未阻止她的行動。當晚，她翻查了馬馬耶夫在獄中的活動紀錄，發現他的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圖書館，專注於閱讀有關植物學的書籍。第二次採訪時，嘉莉帶來了一些植物學和電腦編程的書籍，並將它們遞給了馬馬耶夫。

「謝謝妳的關心。」馬馬耶夫翻了翻書，語氣依然冷淡。「但我真的不想再捲入另一場噩夢。如果妳真的想幫我，就讓我在這裏安靜地度過餘生。」

嘉莉的語氣低沉：「陷害你的人，比毒販和綁匪對社會的危害更大。他們破壞的是最基本的社會誠信。他們今天能誣陷你，明天就能對其他無辜的人下手。如果你不想再上庭，也不願意公開站出來，那麼至少為我們提供一些資料。我可以保證內容絕對保密，你也不會受到任何騷擾。另外，我還可以為你爭取到最好的獄中待遇。」

這一次，馬馬耶夫終於沉默了許久。片刻後，他點了點頭，提出了幾個要求：代購一些書籍，調任到監獄圖書館工作，以及單獨囚禁的安排。對嘉莉而言，這些要求不過是舉手之勞。

幾日後的會面中，嘉莉趁機向馬馬耶夫詢問關於凱撒高頻系統的問題。

「這幾天我測試了一些股票買賣，發現凱撒高頻似乎能預測我的操作。他們的系統真的有這種能力嗎？」嘉莉問道。

馬馬耶夫淡然一笑，回答：「不是預測，而是利用速度上的優勢讓你產生錯覺。你知道現在有十三個公開交易市場吧？當妳下單購買某隻股票時，指令會同時發送到這些市場。但由於距離不同，指令到達的時間會有先後。凱撒高頻的系統就是利用這個時間差，在妳的指令到達其他市場前搶先買入，或者推高價格，讓妳的交易失敗。」

嘉莉皺眉：「那如果我們加快系統速度，能不能追上他們？」

「加快速度是有用的，但還不夠。」馬馬耶夫語氣平靜。「凱撒高頻在每個交易市場附近都設置了伺服器，這種物理上的優勢是軟體無法彌補的。」

嘉莉點點頭，繼續問：「那如果能讓指令同時到達所有市場呢？這樣他們就沒辦法利用時間差了吧？」

馬馬耶夫微微一笑：「理論上可行。只要計算出每個市場的時差，調整指令發送的順序，就能讓它們同步到達。但妳要明白，市場上不只是有妳和凱撒高頻，還有其他投資者。他們仍然可以從其他人的交易中獲取優勢。」

嘉莉沉思片刻，語氣低沉：「如果我們無法從技術上壓制他們，那法律呢？控告他們操控市場？」

「法律是最後的手段，但這需要很長時間，最後可能只是一筆罰款，對他們來說不痛不癢。」馬馬耶夫搖了搖頭。

「那還有其他方法嗎？」嘉莉不甘心地追問。

馬馬耶夫想了一會兒，低聲說：「如果軟體無法對付他們，那就從物理層面着手。信號傳輸的速度取決於光纖的運作。如果我們能干擾光纖，比如在信號路徑上引入一些微弱的電流波動，就能拖慢他們的速度，甚至反過來操控他們的交易。」

嘉莉眼神一亮：「你知道這十三條光纖的路徑嗎？」

「當然知道。」馬馬耶夫平靜地說。「這套系統的每個環節我都參與過設計。給我十三個城市的地圖，我可以標出光纖的具體位置。但妳要清楚，一旦凱撒高頻發現異常，他們一定會迅速反應。」

嘉莉點了點頭，語氣堅定：「我明白，這一招只會在最關鍵的時候使用。而且，我會確保所有設備在使用後徹底毀滅，讓他們無法察覺。」

馬馬耶夫靠在椅背上，語氣平靜：「我知道的都已經告訴妳了。請確保，我不會再受到任何騷擾。」

「你可以放心。」嘉莉微微一笑。「這裏不會留下我們見面的任何紀錄。不過，最後我還有一個問題——許多部門都在調查凱撒高頻的資金來源，但始終無法掌握他們與客戶之間的聯繫方式。你在那裏工作時，有沒有發現甚麼異常？」

馬馬耶夫沉吟片刻，然後說：「他們的聯繫方式我們無法得知。他們不會用公司電郵進行外部通訊，但有一件事妳可以留意——他們經常到一款叫《魔幻戰神》的遊戲的聊天群組。我懷疑，他們可能通過這款遊戲的帳戶交換信息。」

嘉莉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心中已有計劃。這一招，她只會在最關鍵的時刻使用。

麥主席的目標是嘉莉手中的二〇股權，但嘉莉早已佈下天羅地網。麥主席一幫人以為自己是獵人，卻不知早已成為獵物。

嘉莉·費雪的計劃天衣無縫。她不僅成功促成二〇與亞歷山大的合併，還通過馬馬耶夫的情報，讓凱撒高頻陷入司法與市場的雙重危機。麥主席的帝國土崩瓦解，而嘉莉·費雪則成為新經濟時代的掌舵者。

她站在二〇的總部窗前，俯瞰城市的燈火。這一切，不僅是商業的勝利，更是她對麥主席的私人復仇——一場精心策劃、步步為營的終極對決。

4 閃電決勝

凌晨三點的巴黎聖母院陰影中，五名戴防毒面具的身影用噴槍在哥特式拱門上留下血色般的「虛偽」字樣，漆油順着石雕塑徒臉龐流淌。幾乎同時，紐約聖派翠克大教堂的銅門被潑灑「有錢人派對」標語。十二小時內，全球十七座地標性教堂出現相同手法塗鴉。

清晨，教堂的神職人員發現這些塗鴉後，立即向警方報案。警方隨即召開緊急記者會，公開強烈譴責這一事件：「這是一次精心策劃、針對教會的挑釁行動，暴徒使用的是特製的漆料，難以清除，這些行為不僅是對宗教信仰的冒犯，更是對整個社會秩序的公然挑戰。」

紐約時報曝光涉事噴漆含罕見的鈎元素，溯源至蘇聯時期實驗室合成的反物質塗料。

教會召開了新聞發佈會，嚴厲譴責這起事件，在記者會上，教會領袖還罕見地點名批評「上帝會」，指控其可能是幕後黑手。教會聲稱，該組織近年來多次發表針對宗教機構的言論，意圖玷污宗教場所，煽動社會對教會的不滿情緒。

「你們在道德高地上站得太久，早已忘記了自己的使命。」上帝會回應。

麥主席的網絡帝國計劃正陷入困境。他本以為掌控一切，卻沒想到內部工程的分裂成了更棘手的問題。

太空網絡基礎工程因內部分歧陷入膠着狀態——雙方不僅在技術選擇上針鋒相對，連工作文化也水火不容：凱文的工程師崇尚自由與創意，而戈登的團隊則紀律嚴明。三年過去，工程進展緩慢，基

本問題仍在爭論，這讓麥主席的耐性耗盡。

「兩週內解決分歧，否則我親自處理。」麥主席下達最後通牒。

但他心知肚明，這個決定不僅關乎技術，更涉及人事問題。一方的主導意味着另一方的邊緣化，而這種內部分裂將為工程埋下更深的隱患。

唯一未表態的馬克成了關鍵人物。按理，他應站在戈登一邊。麥主席決定親自召見他，但見面時馬克卻遞上辭職信。

「我明白你的難處，既然你選擇辭職，可以坦率回答我的問題。」麥主席。

「甚麼問題？」

「技術上你會站在哪一方？」麥主席直截了當地問。

馬克嘆了口氣：「主席，那只是表象，真正的問題是文化衝突。戈登的團隊更接近俄羅斯太空站的原有系統，移植起來簡便高效；而凱文的則更適應互聯網的未來發展，長遠看優勢明顯。但這不僅是技術選擇，更是誰掌控系統的問題。」

麥主席冷冷地看着他：「你已經辭職，那就更應該客觀分析。純粹從技術角度，你支持哪一方？」馬克沉默片刻，終於說道：「我會支持凱文，這是長遠的選擇。」

麥主席點點頭，語氣不帶一絲感情：「很好，我拒絕你的辭職，從現在起，你接替戈登的位置。反對凱文的工程師將不再參與這個計劃。你的責任是監督整個系統，如果有問題立即向我匯報。再有內鬥，我會親自解決。」

兩天後，凱文收到麥主席的電郵：

「問題已解決，戈登已辭職，由馬克接任總監職位。工程進度已落後九個月，剩下的十五個月內必須完成系統，因為屆時，我將全面接掌IC與亞歷山大。」

與此同時，莫利奇的計劃也陷入僵局。蔣萬里失聯已兩週，收購亞歷山大的進展完全停滯。在一個中資機構舉辦的酒會上，莫利奇遇到了鍾令宣，莫利奇試圖打聽。

「莫利奇先生大駕光臨。」鍾令宣笑容可掬。

莫利奇直截了當：「收購亞歷山大是雙方的共同利益，我希望你們能更認真對待。」

鍾令宣故作驚訝：「您應該去找蔣萬里，我只是個小官員。」

莫利奇眉頭緊鎖，語氣變得更為嚴厲：「我已經為這次收購付出了大量心血，希望你們能展現出中國人的道義。」

鍾令宣輕輕一笑，語調輕慢：「道義？我們中國人講道義，但道義不是用來做交易的。生意就是生意，收購亞歷山大是你們單方面的提議，我們花時間評估，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買鞋還得試試合不合穿，何況這麼大的交易。」

莫利奇臉色鐵青，冷冷地說：「看來我們之間已無討論餘地。」

鍾令宣微微一笑，送上一句話：「識時務者為俊傑。這句話放諸四海皆準。如果下次您做了愚蠢的事，可以拿這句話來反省。」

莫利奇轉身離去，臨走時丟下一句：「鍾先生，你的幽默感令人作嘔。」

鍾令宣目送莫利奇離開，站在鏡前整理自己的髮型，自言自語道：「這樣的材料也能當銀行家？我當美國總統都綽綽有餘。」

六個月後，鍾令宣滿頭白髮，神情憔悴，站在北京法院的被告席上。他被指控利用職務便利協助貪腐集團轉移資金、收受賄賂，並為他人謀取非法利益。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鍾令宣嚴重違反黨紀，情節惡劣，影響極其嚴重。」

在紐約太平洋投行辦公室內，莫利奇與蔣萬里一同觀看審訊直播。他冷笑道：「別忘記，先前司法部調查中資的時候，你們的非法資金，都是轉由我們銀行處理。鍾令宣轉走的巨額資金，戶口紀錄還在我手裏。我早就警告過他要做正確的選擇，但他非要站到敵方陣營。」

蔣萬里沉默不語，心中五味雜陳。莫利奇轉頭看向他，語氣中帶着一絲嘲諷：「一個又貪又蠢的人居然能當官，我真替你們的國民擔心。」

蔣萬里依然沒有回應，只覺得頭腦一片混亂。他低着頭，恨不得此刻一頭撞向牆角。

雅典普拉卡老城區，一間高級餐廳的貴賓房內，希臘財政部長盯着桌上的電話不停發牢騷：「已過了二十分鐘！」

他的手指不自覺地敲打着桌面，心中充滿了焦慮和不安。他的思緒不停翻轉，擔心着如果貸款被拒絕，國家的經濟該如何應對。他深吸一口氣，試圖讓自己冷靜下來，但心跳依然急促，讓他無法安心。

希臘加入歐盟後，歐盟需要對希臘政府的財務報表進行審核。二〇一五年，希臘政府出現支付危

機。如果在歐盟審核前無法解決危機，歐盟會把希臘逐出歐元區，希臘發行的債券將無法受擔保，希臘就只有死路一條。

救星終於出現，希臘財政部長見到來客時，立刻站起來，彎腰鞠躬，臉上堆滿了謙卑的笑容。他的雙手緊握在一起，微微顫抖，心裏敬畏又緊張。來者面容冷峻，身材修長，動作優雅，眼神冰冷而銳利，像獵食者的冷酷。他的名字叫道格拉斯，是軸心基金的主席。交談間保持着一種從容不迫的態度，彷彿一切盡在掌握之中。他的微笑淡然，卻讓財政部長感到一絲寒意。

「我們會安排二十億歐元到你手，合約是五年後才償還，合約不會出現在政府本年負債資紀錄。我再為你們政府安排一項貨幣互換形式的外匯掉期交易，這筆債務會變成金融衍生品。將來歐盟對希臘政府的財務報表進行審核，希臘提交的財務報表科目上，並沒有貨幣互換這一項。因為它們只是一張合同，並非債務，符合歐盟對赤字維持在經濟規模百分之六十的規定。」

「移轉信用風險！根本就是行騙！」

「你要解決目前的困境，就只有這辦法。以後的問題就留給下一任財長去辦。」

三個月後，希臘政府用這些票據作為擔保，向歐洲央行申請大筆的流動性貸款。軸心基金的客戶還包括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

二零一六年就是債務危機的爆破點。不獨是希臘，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債務危機相繼爆發，歐洲銀行還有大量的掉期交易，多間銀行的財務報表顯示，衍生品數額高達八千億美金。不少金融機構紛紛向債務國逼債。再加上道格拉斯的軸心基金不斷在股票市場及貨幣市場上做空，金融市場不斷向下，爛帳越揭越多，銀行的資本金出現問題，並出現擠兌風潮。整個資本市場採取緊縮

政策，停止放貸，加緊催收貸款，陷入困境的銀行失去了資本市場融資的機會。

如果希臘首先宣佈破產，那麼希臘主權債違約掉期將牽連歐洲所有金融機構，到時候就不是希臘一個國家的生死，而是歐洲銀行的集體淪陷。

歐債問題極為嚴峻，由邊緣國燒到核心國家。為盡快控制債務危機，歐盟將聯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及歐洲央行派遣專家到債務國，研究援助當地銀行業的方案。但債務國與歐盟已經談判兩星期，仍然無法達成協議。

歐洲所有大型銀行為求自保，爭相向華爾街求助，麥主席成為救世主。

經過三小時歐洲央行會議，麥主席在會議後記者會接受訪問：「雖然會承擔巨大風險，但我還是呼籲大家盡最大努力協助歐洲同業。金融業是環環相扣，今天我們不採取行動，美國金融業將難獨善其身。」

凱撒集團頂層會議室內，除了麥主席和莫利奇，還有一位稀客——軸心基金的主席道格拉斯。

「能夠和主席合作真是萬分榮幸！」——道格拉斯。

「是我的榮幸！有你的幫忙，我的計劃走前了一大步！」——麥主席。

「我們的目標是迅速控制I.D.董事會。」——莫利奇。

「我們需要確保媒體不會提前曝光這件事。任何風聲走漏都可能影響我們的行動。」——麥主席。

麥主席將會注資拯救三間歐洲投資銀行：日耳曼、聖日耳門、法蘭克福。這三家正是I.D.策略投資者。

三家投行手上擁有二〇·百分之二十五股權，加上麥主席期間在市場收集的，現持有近百分之三十的股權，比嘉莉·費雪手上的百分之十五高出一半。但嘉莉·費雪有自己的籌碼。在二〇·上市時，嘉莉·費雪為了確保自己在董事會保持話事權，設計了A、B股制。嘉莉·費雪持有的B股，投票權是公眾股東A股的三倍，就算嘉莉·費雪本身的持股比例較低，但掌握了四成半的投票權，對二〇·有絕對控制權，除非嘉莉·費雪自願離開二〇·，否則她的位置是難以動搖。

嘉莉·費雪設計了一種小巧的裝置，大小如打火機，能發射微弱的電磁波，通過手機應用程式遠程操控。這些電磁波不會對設備造成直接損害，但能有效干擾光纖信號的傳輸。她將這些裝置悄悄安置在十三個交易所的光纖路徑附近，為她的下一步計劃埋下伏筆。

為了更深入了解凱撒的動向，嘉莉以多個股票戶口買賣作引誘，即便需要付出一定代價。例如，當凱撒想收購亞歷山大公司的股票時，嘉莉會適時賣出部分資產，表面上看似配合，實際上是步步為營，誘使凱撒露出更多破綻。她的目標是以最小的成本獲取最重要的情報。

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情報戰。早前，俄羅斯人馬馬耶夫曾提到，凱撒的高層可能利用一款名為《魔幻戰紀》的聊天室群組交換機密信息。嘉莉抓住這一線索，利用聊天室的後門程式，成功取得了聊天室的紀錄，並開始搜尋其中的可疑對話。如果能找到確鑿的證據，便能揭露凱撒操縱市場的行為。

準備工作完成後，嘉莉放出早前和蓋特納見面的風聲，暗示二〇·公司有意與亞歷山大公司合併。消息一出，市場立刻沸騰，相關板塊的股票受益，投資者紛紛湧入。

然而，這場漲勢僅持續了幾天。隨着合併消息的冷卻，股價紛紛回落，之前的漲幅被完全抹平。

市場開始轉向悲觀，多家投資銀行接連發表報告，將T.O.的評級下調至「沽出」。分析認為，三家公司系統的整合面臨極大挑戰，甚至可能導致客戶流失。

「T.O.對三家公司的網絡整合隻字未提，顯然缺乏完整的解決方案。」——《科技與網絡週刊》

「合併恐引發司法部門的壟斷指控，T.O.將面臨漫長的法律糾紛。」——《華爾街內望》

嘉莉的計算並未如預期展開。市場對T.O.的未來普遍看淡，股價持續承壓，而她一直盯住的凱撒卻在這場風波中保持沉默，彷彿從市場中消失了一般。

嘉莉曾假設凱撒會利用股市製造泡沫，操控T.O.與亞歷山大的股價。她也假設凱撒收購光波高頻程式公司是為了對付T.O.與亞歷山大。然而，若這些假設中的任何一項不成立，她的所有部署都將付諸東流。

一則財經新聞佔據了各大媒體的頭條：蔣萬里辭去了成吉思汗主席一職。在記者會上，他的言論引發了巨大爭議：

「我們選擇到美國上市，是希望通過學習美國的商業文化，提升中國企業的管治水平。雖然我們已經準備好迎接激烈的競爭環境，但我所體驗到的卻截然不同。在美國，T.O.是我們最大的競爭對手。」

「D·主席嘉莉·費雪曾主動約見我，她開口的第一句話便是：『以D·的人力和財力，三個月內就能把你們趕出美國市場。』當時我驚呆了！一個經常批評我們不遵守市場規則的國家，竟然縱容這樣赤裸裸的市場操控手段。」

「嘉莉·費雪還表示，如果我們願意合作，可以保住百分之五的市場份額。D·留着競爭對手，只是為了避免反壟斷法帶來的麻煩。我手上甚至還有對方律師提供的法律協議方案。為了進入美國市場，我選擇了妥協。但每次想到中國企業被批評為不守法的一群，我就感到深深的內疚。在大家努力提升中國企業形象的時候，我卻選擇了同流合污……我辜負了國家的栽培。對不起！」

蔣萬里的言論引發軒然大波，但嘉莉·費雪早有防備。她從未信任過蔣萬里，第一次在飛機上與他交談時，就已經啟用了屏蔽干擾器，確保對方無法錄音。而交到蔣萬里手中的法律文件內容也經過層層設計，極為謹慎，根本無法對她構成任何威脅。

嘉莉深知如何掌控局勢。作為面對媒體的老手，她決定速戰速決。事件發生的第二天，D·發佈了一則公告：

「D·自成立以來，一直是惡意中傷的目標。然而，近期愈演愈烈的誹謗已經嚴重損害了我們與公眾及用戶之間的信任。D·決定不再沉默，將承擔謠言帶來的後果。我們將於兩天後舉行記者會，主席嘉莉·費雪將親自面對媒體質詢。對於不負責任的言論，D·將採取法律行動，絕不姑息。」

在D·記者會召開前夕，一則法庭新聞，讓嘉莉·費雪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

「光波程式公司前工程總監馬馬耶夫商業間諜案，控方突然撤銷指控，當庭釋放。」

而馬馬耶夫的身份也成為焦點。他的真名是夏拉莫夫，蘇聯時期曾是一名劇作家和舞蹈員。蘇聯

解體後，他短暫為英國情報部門效力，指證俄羅斯黑幫，之後改名為馬馬耶夫，移居美國。及後受聘於光波程式公司。

「三年前已經設下圈套!？」

嘉莉的內心掀起驚濤駭浪。她試圖冷靜分析，但無法忽視事件背後的隱患。這一切似乎並非巧合，而是有人精心策劃的連環攻擊。

當晚，各大電視台的黃金時段接連爆出兩宗重磅新聞。第一宗是：十三間股票交易所的電訊機樓內，發現了訊號干擾裝置，疑似被用於非法操控交易。第二宗則是：《魔幻戰紀》的聊天室群組遭到黑客入侵，大量客戶資料被洩露，事件甚至牽涉到國土安全局。令人震驚的是，I.D.主席嘉莉·費雪被指為這兩宗案件的幕後黑手。同時聯邦調查局正在進行調查。

媒體迅速挖出I.D.過往的醜聞——包括曾協助國土安全局收集私人通信數據的黑歷史。還有一些私人的不堪紀錄都被推上輿論的風口。

「本報取得的醫療紀錄顯示，嘉莉·費雪有長期服用抗焦慮藥物的紀錄。」

「醫療紀錄顯示，她曾經至少進行過兩次墮胎手術。」

「在校期間曾多次欺凌同學，甚至以言語侮辱和孤立方式逼迫一名同學轉學。」

「她的父親，曾任大法官，在她年幼時便有外遇，導致家庭關係破裂。雖然不應將父輩的過錯強加於子女身上，但成長於如此畸形的家庭環境，難免會對其價值觀造成扭曲。」

所有黑材料毀掉嘉莉·費雪的最後一絲尊嚴。嘉莉·費雪躲在家中，關掉電視，整个人癱坐在沙發上。她緩緩走進浴室，望着鏡中的自己，面容憔悴，彷彿一夜蒼老十年。

她想浸個熱水浴，但浴缸裏還是早上淋浴留下的污水。去水口被脫落的頭髮堵住，水無法排走。她低頭看着手中的一縷頭髮，壓力讓她近來脫髮嚴重，精神幾近崩潰。她需要見心理醫生，但門外已經站滿了記者，無處可逃。

「明天的記者會……還有更壞的情況嗎？」她喃喃自語，腦海中浮現一個解脫的念頭。她想起夾萬裏的那支手槍——或許，這一切都該結束了。

就在她猶豫之際，記憶將她拉回到童年。那是她六歲時，在一次露天嘉年華上，與當時的總統相遇的場景。總統將她抱起，微笑着問：

「妳將來想做甚麼？」

「我想做總統！」小小的嘉莉毫不猶豫地回答。

「做總統可不容易，妳有足夠的勇氣嗎？」

「有！」

「妳將來一定會成為了不起的大人物。」

媽媽拿起相機，拍下了她與總統一起做出勝利手勢的瞬間。那一刻，嘉莉·費雪相信自己肩負着更大的使命。這段記憶成為她人生的支柱，支撐她一次次面對困境。

「我不能倒下。」

翌日，D.C.的公關公司宣佈臨時取消原定的記者招待會。公告中只簡單提到「清者自清」，但並未解釋取消原因。同日黃昏，嘉莉·費雪正式宣佈辭去D.C.主席一職，所有職務由首席財務官暫代。

美國司法部隨即宣佈對二〇展開全面調查，二十個州對二〇提出反壟斷指控，指控其以不正當競爭手段阻止市場公平競爭。

輿論毫不留情，媒體的評論鋪天蓋地：

「嘉莉·費雪時代的二〇在一片噓聲中落幕。」——《華盛頓日報》
「嘉莉·費雪憑一己之力，令美國營商環境倒退。」——《商業週刊》
「二〇憑藉壟斷優勢，不再依靠創新保持領先。」——《資訊科技月刊》

嘉莉·費雪的肖像被雜誌惡搞，配上希特勒的小鬍子；網絡討論區更將二〇的徽標改成納粹黨徽。用戶大量流失，股價暴跌，整間二〇彷彿籠罩在末日的陰影中。

5 網絡王朝

當末日般的陰雲籠罩I.D.總部時，救世主終於登場。凱撒帝國投資銀行宣佈向I.D.注資，這一消息如同一劑強心針，讓I.D.的股價止跌回升，瞬間扭轉了頹勢。經濟評論員紛紛給予正面評價，而凱撒主席麥伯倫也順利進入董事會，立即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挽救局面。律師團隊迅速介入，封鎖對I.D.的負面消息，並將所有法律責任推向前主席嘉莉·費雪。

I.D.內部隨即進行大規模人事調整，凱撒系人馬進駐決策層，為了宣示新時代的來臨，特意在賈維茨會議中心舉行了一場盛大的記者招待會，主題是：「資訊科技界的搖滾巨星」。現場座無虛席，氣氛熱烈，彷彿一場科技界的狂歡。而新任首席執行長是業界的傳奇人物，亞歷山大前主席蓋特納。

當蓋特納登場時，掌聲雷動。他帶着招牌式的幽默開場：「『資訊科技界的搖滾巨星』這個標題不是我想的，我剛剛才知道，還以為自己走錯了地方。說真的，我曾經夢想成為搖滾樂手，但除了會捉吉他，其他一無所長。」

現場笑聲不斷，但蓋特納很快切入正題：「接手I.D.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公司目前面臨許多挑戰，包括形象危機、e-Money與亞歷山大的合併兼容問題，以及如何重新設計用戶體驗。我可以向大家保證，六個月後，I.D.將會舉行一場劃時代的發佈會，為世界呈現一個全新的科技未來，並讓科技的成果惠及全球每一個角落，尤其是貧困地區。」

他的演說充滿激情，但在場記者更關注的是他與嘉莉·費雪之間的微妙關係。一名記者搶先提問：「亞歷山大與I.D.的合併是否出於自願？短短幾個月內發生如此戲劇性的變化，背後是否另有內情？」

蓋特納淡然一笑：「合併是基於財務考量。當時亞歷山大急需資金，而二〇的條件最為合適。至於嘉莉·費雪，我曾以為她是一位高瞻遠矚的領導者，但合作後發現我們的理念差距過大，合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記者的問題越發尖銳：「嘉莉·費雪是否曾操控股票市場？她與成吉思汗集團是否有私下合作？」蓋特納面不改色：「這些問題不在今天的討論範圍內。我和嘉莉的接觸僅限於技術性討論。至於你們手上的資料，恐怕比我知道的更詳盡。」

另一名記者追問：「凱撒的入股是否早有預謀？這一切是否為精心策劃的局？」

蓋特納語氣平靜：「當嘉莉離開二〇後，股價急跌，麥主席主動聯繫我，希望迅速挽救局勢。這一切是基於市場的急速變化，而非陰謀論。」

就在此時，蓋特納突然轉向後台：「既然大家對麥主席這麼感興趣，不如讓他親自來回答。」麥主席出人意料地登場，引發現場一片騷動。

麥主席笑着出場：「我的科技知識只有小學程度，今天出來簡直是獻醜。但我要澄清一點，我相信蓋特納能帶領二〇走出困境。他是這個時代最值得信賴的領導者。」

二〇、亞歷山大與及凱撒之間的關係成為大家追問的焦點，特別是涉及嘉莉·費雪的問題。

「大家請放過我吧！今天的主角是蓋特納，我們不應該喧賓奪主。有些事情已經進入法律程序，不適宜公開談論。我只能說二〇是一間很優秀的公司。嘉莉·費雪是有知識的人，但把知識放在錯誤的方向，是欠缺智慧的表現。我對科技的認識很膚淺，但經營生意還算有點經驗。我希望找個正確的領導，把二〇帶回到正確的方向。無論對凱撒投資的收益，對二〇的用戶，都是很好的回報。」麥主席

搖滾巨星、億萬富豪，出盡渾身解數包裝IPO，簡直令人眩暈。

太空網絡已接近完成，但麥主席和凱文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這麼多重要決定，我居然是最後一個知道。」凱文的聲音壓抑着怒火。「整件事情，我就像個局外人。將來如果系統出現兼容問題，後果會相當嚴重。」

麥主席語氣平靜：「你別太擔心，現在的IPO還不是我能絕對控制的。我們的確是急了一點，這是形勢所迫。董事會內還有其他聲音，目前的共識是盡快減低外界的輿論壓力。這次記者會的安排，只是做個姿態，減輕負面消息的傷害。」他停頓了一下，語氣變得柔和：「太空網絡是你和我的心血，距離真正實現已經不遠了。不要因為這些小事破壞我們之間的信任。」

然而，信任從未存在過。

麥主席的笑容背後，是一場早已佈局好的清洗計劃。只要太空網絡的硬件完成，凱文就會出局。麥主席早已指示他的系內高管，確保在六個月內讓凱文徹底離開領導層，並準備好隨時接管他們的職位。

麥主席的野心遠不止於此。他的計劃在三條戰線上同步推進：收購IPO，完成太空網絡硬件部署，以及由凱撒系內頂尖金融工程師設計的未來金融體系藍圖。這一切都在有條不紊地進行，目標是在六個月後的IPO發佈會上，向全世界展示一個嶄新的金融體系。

為了這場發佈會，舉辦了規模空前的科技展覽——「無限未來」。展覽在洛杉磯的大型場館舉行，為期三天，聯合多家大型科技公司，涵蓋智能裝置、人工智能應用、電子物流、無人駕駛、雲端商業

應用等主題。然而，這些只是陪襯，真正的焦點是合併後全新的ID。

展覽現場宛如科幻電影的場景：全息影的指導員、大型銀幕播放的未來場景、機械人接待員穿梭其中，讓參觀者彷彿置身於未來世界。場館外的大屏幕反覆播放着宣傳片：「未來世界將是一個通過資訊化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社會，資訊的互換將更加自由、豐富，讓人們能更無縫地共享彼此的生活。」

展覽的高潮是ID的發佈會，入場券在網上被瘋狂炒賣，持票者在社交媒體上炫耀不已。當大會司儀介紹完背景後，台下的觀眾開始不耐煩，紛紛高喊蓋特納的名字。

「不好意思，阻了大家的時間，我們有請蓋特納！」司儀退場，蓋特納登台。

蓋特納站在舞台中央，微笑着吊起觀眾的胃口：「還不夠驚喜嗎？大家還未滿足？」

台下觀眾情緒高漲，歡呼聲此起彼伏。

「多謝大家！」蓋特納微微點頭，開始他的演說：「我們的使命是讓整個世界連結在一起。全球還有三十億人尚未接入互聯網，他們大多分佈在貧困地區，受制於政治、地理和經濟障礙。但我們有能力改變這一切。」

停頓了一下，蓋特納讓觀眾更加集中：「試想像一下，利用衛星接入技術，通過手機上網覆蓋全球，讓所有人都能接入互聯網。比如說，你在撒哈拉沙漠拍攝風景，能即時與朋友分享；又或者，你認識了一位西非的小朋友，他通過衛星網絡與你分享他的生活片段——放牧、打獵，甚至在網上銷售手工製品，為他的家庭脫貧出一分力。」

台下的觀眾被這美好的願景深深吸引，蓋特納趁勢繼續：「或許你們認為這是很多年後的事，但我要告訴你們，這個夢想明年就能實現！更重要的是，衛星網絡將不收取任何費用。我們將與衛星通

信公司合作，打造完整的全球通訊網絡，並將一座太空站改建為數據中心，為所有使用者提供無障礙的網絡服務！」

掌聲雷動，台下的觀眾如癡如醉，蓋特納望着這些「信徒」，那一刻，他幾乎想從台上一躍而下，像搖滾巨星一樣接受觀眾的頂禮膜拜。

然而，這場科技盛宴背後，危機的暗湧已悄然浮現。一位社會學教授在多份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對「D」的合併及衛星網絡計劃提出警告：

「當「D」成為全球互聯網的供應商，所有使用者都必須通過「D」的伺服器進入網絡世界。這意味着，使用者的個人資料將完全暴露在「D」的掌控之下，對個人隱私構成巨大的威脅。」

文章一石激起千重浪，隨後更多負面評論接踵而至：

「我們是否會不知不覺進入了《一九八四》所描述的世界？」——《每週社論》
 「「D」將成為富人和罪犯隱藏資金的新避風港。」——《環球導報》
 「由「D」扮演資訊看守者的角色，令人不寒而慄。」——《科技明天月刊》

「負面評論一篇接一篇，不能讓雪球越滾越大！」麥主席在會議上語氣低沉。

品牌顧問建議：「我們可以請一批學者反駁那些學閥的觀點。」

蓋特納搖了搖頭：「引發論戰只會讓事情變成傳媒焦點，我們需要轉移視線，創造新的話題。」

麥主席抬起頭，目光銳利：「你有甚麼主意？」

蓋特納露出一抹自信的微笑：「我們可以製作一批廉價手機，免費派送到貧窮國家，同時舉辦一場大型音樂會，邀請神秘嘉賓，製造噱頭，讓所有人都將目光轉向我們的慈善行動。」

麥主席沉思片刻，點了點頭：「就按照你的計劃去做。」

I.D. 為合併造勢，推出了一系列全球性宣傳活動。第一個項目是與一家中國手機製造商合作，將廉價手機派送到貧窮國家，讓最貧困地區的人民也能「分享科技進步的成果」。首批派送的國家包括尚比亞、坦桑尼亞、肯亞和迦納。第二個項目則是由全球五十名歌手合唱主題曲 *We Live in Data World*，並聯合義工團隊親赴非洲贈送手機給當地居民。

「全球話題鋪天蓋地，報紙頭版、娛樂版全是I.D.的宣傳，雜誌封面是蓋特納的頭像，封底則是 *We Live in Data World* 的廣告。」——電視名嘴在節目中評論。

「我們好像有充裕的廣告預算，但這項目的開支不斷上升，現在董事會內把我看成仇人，每次開會我都感到生命受威脅，哈哈。」蓋特納在接受採訪時半開玩笑地說。

「與不同地區、不同唱片公司合作的大型活動確實不容易，但你卻打破慣例，聘請了一家名不見經傳的活動策劃公司。整個活動公佈時，歌手名單還未敲定，很多唱片公司已經表示不滿，歌手之間的是非不斷。你不怕最後變成鬧劇嗎？」電視名嘴追問。

蓋特納微微一笑，語氣中帶着自信：「活動策劃公司是一群有熱誠的年輕人，我選他們是希望這個項目不要太商業化。我們的主題是打造一個更平等的世界。至於歌手名單的延遲公佈，確實是個失誤，

但我希望大家用包容的態度看待這件事。這項目是為了造福社會，我相信大家不會希望它淪為鬧劇。」

「近期有很多針對D.的負面評論文章，請問舉辦『We Live in Data World』音樂會是否為了轉移視線？」名嘴繼續追問。

蓋特納哈哈一笑，輕鬆回應：「如果我想轉移視線，宣佈婚訊就夠了，何必花這麼多錢？」

太空網絡首輪測試完成，距離正式交接僅剩九個月。D.集團宣佈成功收購冥王星太空網絡建設項目，聲稱此舉將為集團未來發展奠定堅實基礎。同時，冥王星太空網絡建設也對外公佈，注入新資金並擴大股權架構，伴隨股東持股比例的重大變更。

這場股權變動對冥王星的實際控制人——麥主席——幾乎毫無影響。他不過是將資產從左手轉到右手。但對另一位股東凱文而言，卻是毀滅性的打擊。股權擴大後，凱文的持股比例被稀釋超過一半，直接失去了話語權。整個變動過程中，凱文竟毫不知情。如今，真相大白，攤牌在即。

「資金出現缺口，必須立即行動。關於擴大股權的事，我早已發信通知過你。你沒有回應，就等同於默許。」麥主席語氣冷靜，卻帶着一絲壓迫感。

「我從來沒收到甚麼通知！」凱文怒視麥主席，聲音中充滿憤怒與不甘，「我是在網上看新聞才知道！別再耍花樣！」

「問題沒你想的那麼簡單。」麥主席微微一笑，語調平緩，「現在D.的股權結構極其複雜，我想完全掌控局面，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這裏只有我們兩個，說句坦白話就這麼難？」凱文步步緊逼。

麥主席的笑容逐漸收斂：「凱文，我做每件事都要平衡各方利益。等項目完成後，我會為你爭取一個高級顧問的職位，待遇絕對優厚。我對你問心無愧。至於現在的局面，你自己也難辭其咎。計劃一再超支，賬目還不清不楚。引入新資金是迫不得已的選擇。入股的資金來自凱撒，我每一筆開支都得向股東交代，壓力大如山。你沒控制好成本，難道要我替你背這黑鍋？」

「整個構想是我的！是我一手打造的！你卻一心想把它據為己有，還要找藉口把我踢出局！別忘了，合約上有反稀釋條款。事情鬧上法庭，你根本無從狡辯！」

麥主席冷冷的回應：「如果你選擇妥協，我可以為你爭取一筆可觀的花紅。但如果你執意走法律途徑，我得提醒你，訴訟可能拖上十年八年。屆時，你不僅要準備一大筆律師費，還得承受漫長的煎熬。想清楚吧！你可以選擇拿到你應得的報酬，也可以一無所有。」

冥王星創辦人凱文指控股權變更侵犯股東合法權益，向法院提出訴訟，要求停止該違法行為，並追究大股東的侵權責任。然而，這場爭權案並未引起廣泛關注。大眾的目光全都聚焦在剛剛公佈的 *We Live in Data World* 歌手名單上。眾所周知，這份名單不過是各大唱片公司之間的角力，銷量數字早已預示結果。名單毫無懸念，但後續的娛樂新聞依然吸睛，每天六頁的專題報導擠滿了版面。以往最受讀者歡迎的粉絲罵戰和名人撞衫，如今沒有篇幅容納。

關於 *We Live in Data World* 的花邊新聞層出不窮，近期最火爆的話題，當屬型男歌手彼得·辛格向創作女歌手凱莉·克萊森的浪漫求婚。兩人分別錄製歌唱部分，當彼得在錄音室外，向隔音玻璃噴出一口霞氣，寫下「嫁給我」時，正在錄音的凱莉瞬間淚流滿面，卻仍堅持完成錄製。這一幕被製作

團隊全程拍下，並上傳至二〇集團的官方網站，僅一天就收獲超過一千萬個點讚。除了少數彼得的狂熱粉絲哀嘆「生無可戀」外，整個求婚過程如同童話般美麗。

然而，事情的高潮卻來自另一位參與專輯的女歌手莎拉。在被記者追問對求婚事件的看法時，莎拉冷冷回應：「一場戲罷了。」這句話迅速引爆網絡罵戰。儘管她的經紀公司極力澄清，解釋原意是指求婚過程「充滿戲劇性」，但無濟於事。莎拉的負面新聞旋即被舊事重提——「酗酒」、「婚姻破裂」、「前夫藏毒被捕」、「女兒有情緒病」……網絡輿論一面倒，對她口誅筆伐。

莎拉拒絕道歉：「誰看不穿是戲？為甚麼要道歉？」她依然是女皇，儘管早已過氣。二十七年前，莎拉以清新脫俗的形象一鳴驚人，唱片銷量遙遙領先，無數少女模仿她的穿着，收藏她的照片。但時代變了，曾經被讚賞的率性，如今成了人們嘲諷的醜態。唱片公司之所以還留着她，無非是因為那些成長於她巔峰時期的忠實粉絲依然擁有強大的消費力，且不習慣下載音樂。但這一次，莎拉的言論太過火，網絡上「巫婆」、「臭婆娘」的罵聲不絕於耳，甚至導致 *We Live in Data World* 抽掉了她的歌唱部分。就算她現在公開道歉，也無法挽回局面。

莎拉的唱片公司經理約瑟夫，在業界頗具影響力，但這次對莎拉的態度卻異常冷漠。莎拉決定用自己的方式解決問題。

這一天，莎拉疲憊地走進約瑟夫的辦公室。

「現在的年輕人腦袋是不是有問題？我就說了一句話，好像犯了滔天大罪。」她幽幽地靠近約瑟夫，身體貼近他，語氣帶着一絲挑逗，「唱不唱我都不稀罕，但二〇堂堂一家大集團，怎能任由媒體牽着鼻子走？」

「告訴我，你想要甚麼？」她低聲問。

約瑟夫神情冷淡，顯然對莎拉的挑逗毫不動心。他最近因這件事飽受壓力，根本無心與她糾纏，只是冷冷回應：「帶妳的女兒過來吧。妳這個年紀，不適合我。」

莎拉臉色一變，怒火中燒：「她只有十七歲！你覺得她適合嗎？」她猛地揮手，把約瑟夫桌上的文件掃落一地，「你有甚麼資格擺架子！別忘了我當紅的時候，你不過是個小角色！我從來沒把你放在眼裏！現在你竟敢對我擺架子？」

回到家後，莎拉將家裏的酒全部拿出來，發誓今晚要喝個痛快。她邊喝邊自言自語：「等着吧……等他們再來求我的時候……所有人都會後悔！沒有一個人能唱得比我好……」

吵鬧聲驚醒了她的女兒茵娜。茵娜走出房間，看見母親滿臉淚痕，冷冷地說：「可不可以讓我清靜入睡？」

莎拉開始大吵大鬧：「所有人都討厭我！所有人……所有人……」她看着茵娜，突然想起約瑟夫的話，拉住女兒的手：「不想像媽媽一樣受歡迎？我可以帶妳去見我們的唱片經理……」話說到一半，她又停住了。茵娜冷冷甩開她的手，轉身回房。

莎拉的情緒徹底崩潰，用力攔了自己一巴掌：「妳他媽是畜生嗎？居然想賣了自己的女兒？妳還是人嗎？」

「我已經一無所有！」隨後崩潰大哭。

這樣的場景，家裏人早已見怪不怪。第二天早上，傭人發現莎拉倒在沙發上，面色青黑，已經沒有了呼吸。驗屍結果顯示，她因嘔吐物卡住喉管窒息而死。

莎拉的離世成了轟動的大新聞，而她的女兒茵娜則成了媒體追逐的焦點。

「是不是跟抽起歌曲有關？」

「妳父親好像漠不關心？」

「對妳的情緒病有沒有影響？」

這晚擺脫了所有記者，茵娜獨自走到河邊，在一棵枯樹寫下「但願從沒來到這世上」，然後跳進河裏。兩天後，茵娜的屍體在河邊被人發現。

死訊一出，輿論瞬間反轉。那些曾經煽風點火的媒體，立刻換了一副面孔，開始譴責網絡暴力。

「網絡暴力奪走一個生命，誰該負責？」——《娛樂網》
「若我們手握石頭，是否要擲向那些我們無法包容的對象？」——《每週文摘》

在評論下面有網民留言：「你們又忙着做道德審判者，當初推波助瀾你們卻隻字不提？」

當媒體態度急轉彎的時候，D.J. 也迅速跟上潮流，為抽掉莎拉歌唱部分的爭議做出解釋——據稱，部分錄音因失真問題被迫刪減。不過，經過修復後，歌曲已重新混音，新版的音樂錄影帶還特別插入了莎拉年輕時的片段，提醒人們她曾為這個世界帶來的美好時光。

然而，禍不單行。與此同時，*We Live in Data World* 的相關醜聞接踵而至。首先，參與的歌手前往非洲參與贈送手機的慈善活動，卻被隨行記者拍到大部分時間都待在酒店，除了公開場合，根本沒

有按照行程派送手機給當地居民。當記者追問時，歌手一律以「安排混亂」作為回應。更糟的是，有記者偷拍到手機被當地官員扣押，隨後轉手賣給黑市商販。監管的鬆散，不僅讓這場活動變得荒腔走板，還意外為中國的代工廠提供了牟利機會。這些工廠虛報出貨量，將多餘的手機轉賣圖利。原本難以察覺的行徑，卻因手機限量與明星效應而被迅速暴露。網民紛紛在社交媒體上炫耀手中的「珍稀手機」，引發高價炒賣的風潮。消息不脛而走，原本舉世矚目的慈善匯演，最終淪為一場令人不忍直視的鬧劇。

「世界大同的美夢未圓，卻圓了貪腐官員與山寨廠商的發財夢。」——《觀察家月刊》

對這場慈善匯演，蓋特納曾寄予厚望。然而，自從他接手二〇一〇以來，公司運作尚未步入正軌，便匆忙承辦了這場活動。蓋特納擅長創造新意，但他的行事風格一向粗枝大葉。在過去，亞歷山大的靈活文化與熟悉他的下屬能及時為他補漏，但二〇一〇卻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公司——在嘉莉·費雪的領導下，二〇一〇以嚴格執行命令和依據系統溝通為核心文化。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短期內難以融合，而這場大匯演正好暴露了二〇一〇合併後的內部混亂。

當初麥主席拉攏蓋特納，原以為能迅速掌控輿論，然而事與願違。隨着醜聞不斷發酵，兩人的蜜月期也接近尾聲。

慈善活動的失敗暴露了二〇一〇內部的混亂。蓋特納的領導風格被批評為「只會搞噱頭，缺乏執行力」。二〇一〇嚴格的官僚文化與蓋特納靈活隨機的管理方式格格不入，導致合併後的公司運營問題重重。

「為了這場鬧劇，我們到底燒了多少錢！」——麥主席在會議上怒氣沖沖。

蓋特納依然不見蹤影，會議室內只剩道格拉斯和莫利奇兩人。

「蓋特納這種人，只會搞些噱頭，根本不值得信任。」——道格拉斯。

「網絡界的人都有這種毛病，幼稚得很。他們把隨機、任意妄為當成甚麼新派管理。等時機成熟，就把他踢出去。」——莫利奇接話。

麥主席揉了揉眉心：「我不想人事調動太頻繁，現在內部已經夠不穩定了。讓他去應付傳媒，其他事就別讓他插手。」

「他搞出來的爛攤子，兩三個星期後外界就會忘得一乾二淨。」道格拉斯聳了聳肩，「但這段時間燒錢太快……」

麥主席沉思片刻後說：「歐洲那邊的爛攤子還需要抽調資金，備用資金似乎已經不夠應付。我擔心我們的流動資金很快會出現缺口。短期內，可能需要動用現有的流動資金，甚至必要時抽調軸心基金的資金。」

道格拉斯聞言，臉色一變：「如果軸心的資金被調過來，恐怕會有地下資金的流向曝光。中情局一直有留意。萬一牽連到俄羅斯高層官員，麻煩可就大了。」

麥主席擺了擺手：「這點你大可放心。三個月後，太空網絡正式運行，用戶資金一旦轉入我們的系統，資金流就會充裕起來。至於中情局，他們是我們的朋友。整嘉莉·費雪，還是局長親自出面幫的忙。他們的興趣在恐怖分子，商業活動並不是他們的目標。這些資金流向，中情局一向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莫利奇點了點頭：「中情局的莫森是頭老狐狸，沒有人知道他心裏在盤算甚麼。就算是老朋友，一樣翻臉無情。如果我們的痛腳落在他手裏，恐怕會很棘手。」

麥主席冷笑了一聲：「莫森不會這麼笨，得罪我們的代價太大。只要恐怖活動的資金沒有進入我們的範圍，他就不會過問其他事。」

道格拉斯換了個話題：「還有一個問題。軸心未來會有大量黑錢通過I.D.的系統流轉。敏感資料絕不能讓I.D.那邊的人接觸到。合併後三家公司的員工必須盡快清理，否則後患無窮。」

麥主席搖了搖頭：「不能操之過急。三家公司的員工必定有所保留。我讓馬克坐上首席資訊總監的位置，就是為了讓他有權限掌握系統的每個部分。」

莫利奇低聲說：「我總覺得馬克不太正常。他真的合適嗎？」

「馬克是個沒有野心的人。」麥主席語氣平靜，但眼神卻帶着一絲算計。「他的溝通能力確實很差，但他對網絡系統的理解是超乎常人的。而且他的位置沒有實權。當我們完全掌握整個系統後，再清理所有舊人也不遲。」

會議結束後，道格拉斯和莫利奇站在露台上，點燃了煙。

「我覺得這次賭注太大了。」道格拉斯吐出一口煙霧。「網絡不是我們熟悉的領域，有些風險未必是我們能預測的。」

莫利奇輕輕一笑：「如果你看淡這局，可以大手沽空I.D.的股票。」

道格拉斯轉頭向他冷笑：「你做莊家，我一定奉陪。」

書 名 重啟日
作 者 羅鈞遠

責任編輯 Sherry
封面設計 羅鈞遠
美術編輯 Dawn Kwok

出 版 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 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136 號 6 樓
電話：(886) 2-8227-5988
網址：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 2025 年 11 月
上架建議 戰爭小說／類型小說
I S B N 978-988-8917-69-3
定 價 港幣 110 元正／新台幣 440 圓正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ModE

上架建議：戰爭小說 / 類型小說

定價：HK110 / NT440

十八世紀，新文明崛起，如烈火蔓延，征服美洲、非洲、亞洲大片土地。

二十一世紀，新秩序降臨，如同洪水淹沒大地，世界強國，將化為塵土。

是創造者的意志，或是命運無常？偶然與必然交織，譜寫着這波瀾壯闊的悲歌。

